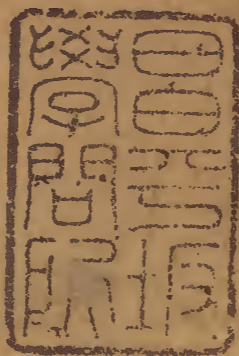


四書解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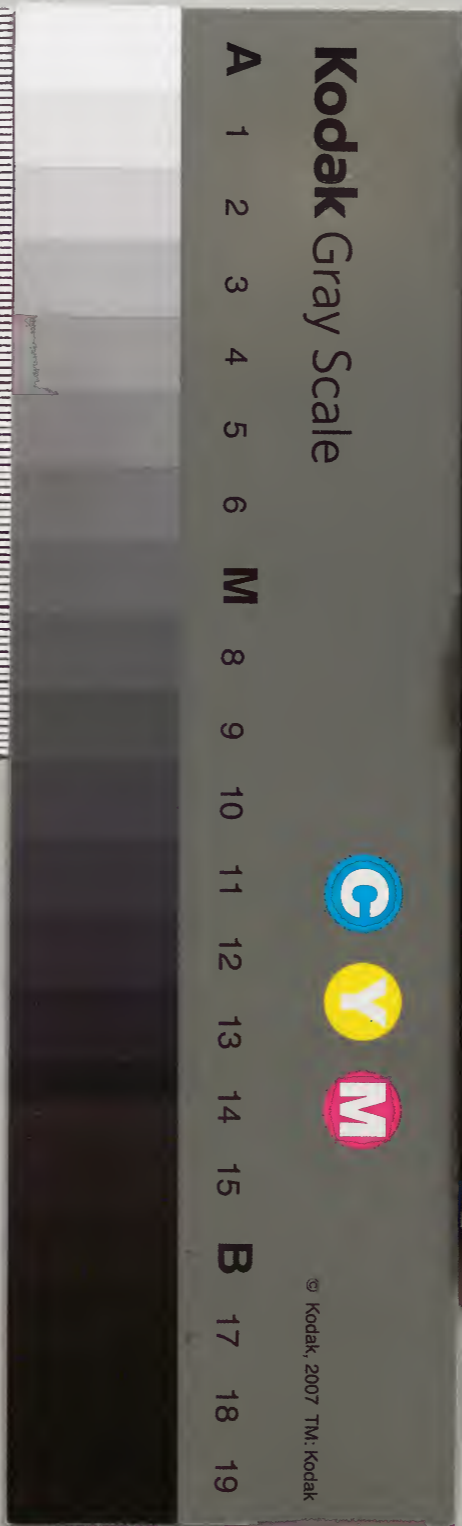
卷十四之五



漢書門類			
八	六	三	號
一	六	五	函
一	三	架	冊
一	六	冊	架

內閣文庫			
漢	八	六	三
書	一	六	二
類	二	一	架
號	二	七	函
冊	一	七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23	
冊數	16 ( 11 )		
函號	277	201	



四書解疑卷十四

淺草文庫

勇

黃

智焦  
智煇

熙耀  
炳璐

一 餘姚黃梅峰一泉述著

門人姜

思曾  
思端

魯成  
均三 同校

同邑符德溶勾川參閱

男

符

端揚  
端楠

春堤  
讓木

下孟

離婁章

問此章依鄒註作三段看。但本文有四故曰自成章法。意此章分四段看乎。曰自宜作四段看。而其意則一串也。蓋為治莫如仁政。離婁至故曰節言治不可無法。不愆至故曰節言法不可

不遵。惟仁者至。故曰節言君不可不遵法。方蹶至。故曰節言臣不可不輔君遵法。但其意總欲為治者率行仁政也。

離婁三節。○問首節意在仁政。何借規矩六律喻說堯舜之道。道字與仁政何別。既言非仁政不能平治。又言仁心仁聞不能澤今傳後。語似複。先王之道何別。此段言法意在徒善句。而徒法句何以並說。曰規矩六律不是喻說。只是引起仁政制器成方員必以規矩。否則雖明巧如離婁公輸子尚不能成。作樂正五音必以六律。否則雖聰如師曠尚不能正。平治天下必以仁政。否則雖道如堯舜尚不能平治。而况下此者乎。道字本蒙引指蘊蓄運用於心者言。即堯舜好生之仁也。故對仁政說仁心節就今

作証。正見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也。先王之道實指仁政言。故曰節總上二節而斷之。重徒善句。然一句承上一句起下語。氣有賓主歆側之勢。

不愆三節。○問引詩言舊章而承以先王之法。與先王之道何殊。聖人節何重言規矩等。聖人何指本文耳目心思分說。註中何以合言觀繼之字。始謂聖人無事規矩等欲示後人。因繼以法乎。故曰節因字。即遵字意否。曰此段承徒法句。重在遵字。先王之法。即對下聖人節言。此聖人是作法之人。又在離婁等之上。其首出庶物。兼能竭耳目心思之力者。規矩等是聖人實用。非徒為後人而繼。但垂法亦在其中也。蓋耳目有時而窮。而其

法則不可勝用。心思亦有時而窮。而不忍人之政。則可以仁覆天下。如制田里。教樹畜。以厚民之生。設學校。明禮義。以正民之德。皆不忍人之政也。觀此。則先王之法。盡善盡美。所以當遵。故曰。節借為高。為下。引起先王之道。言因則簡。而有功。不因則勞。而寡效。智字從勞。逸上相較。以勗人之遵也。

惟仁者三節。○問上言民不被澤。此何言播惡於眾。所謂仁不仁者。指仁心言。抑指仁政言。道揆二句。言上下。信道二句。言朝工。犯義二句。言君子小人。而總歸于國之幸存。如何分析。城郭不完等。何說非災害。上無禮。卽是無道。揆下無學。卽是無法。守否。賊民何指。又此段指君說。何不言遵先王之法。曰。是以二字。

承上因字來。言仁者有仁心。故能行仁政。宜在高位。若違志行凶。必播其惡於眾。何以見其播惡於眾也。蓋上而為君者。能以義理揆度事物。則以仁心而行仁政。下而為臣者。以仁政為法。而守之。是君令而臣行也。不然。君無道。揆則臣無法。守矣。且上無道。揆內而在朝之臣。不信乎道。則外而侍衛之工。亦不信乎無道。揆。度且上無道。揆而朝不信道。在位之君子。皆犯乎名義。下無法守。而工不信度。無位之小人。皆犯乎刑法。是以播惡於眾也。而國之存。不亦幸免乎。蓋禮義以治君子。故在上者。皆言道義。刑法以治小人。故在下者。皆言法度。但世主皆愛強與富。故言不完不多。雖非強。而根本無傷。不為災。不辟不聚。雖非富。而元氣

四書解疑 卷一 四  
無損不爲害。惟君臣無禮以教民，則民不知學禮，因之賊害之。民與如陳涉之徒，刑不可制而國乃亡。此段是責君重在上，無道揆上無禮，皆暗指不遵先王之法說。

方躐四節。○問上堯舜先王仁者，皆指君說。未嘗言天。此段指臣何以言天。沓沓作何解。無義無禮何別。進退即指進禮退義。否非字何作詆毀解。責難二句何句爲重。恭敬二字如何分貼。又此段何言先王之道而不言遵。曰君爲天之子，而臣則亮天工，故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當方躐之時，而可泄泄然怠緩悅從乎詩之所謂泄泄，則俗語之所謂沓沓。其沓沓之寔，若何事。君惟逢迎爲悅，不匡以義進退，惟曲謹取容，不持乎禮。所言者

惟功利富強而於先王之法，則造言詆毀，不欲遵行，以此因循容悅，即所謂沓沓者也。故人臣惟舉難行之事，責其君以必行方是尊君之大節，而謂之恭。又見君有邪心，必陳先王之善道以開遏之，乃見格主之密功，而謂之敬。凡此者，皆欲君遵先王之法也。若謂吾君不能遵法而不責難，陳善非賊害其君乎。此段是責臣總而言之治，必有法。法必當遵，而君臣又當兼遵也。

### 規矩章

問此章止是法堯舜，下是鑒幽厲，中間仁不仁作紐，是法戒兼重抑專，重仁一邊。人倫何專指君臣事君治民並說，下何專說暴民。道只有一个仁，何兼不仁而爲二。又堯舜與桀紂對，何不

言桀紂而言幽厲曰當時為君者多不仁故以規矩引起人倫所謂至者謂的確無可移也夫五倫皆重君臣尤重法舜之事君法堯之治民則能盡道否則不敬其君而賊其民蓋聖人經綸天下之大經所謂肫肫其仁也若狗私滅公即為不仁故孔子言只有二道出乎此則入乎彼未有出于仁不仁之外而判為兩途者亦未有介于仁不仁之中而別為一途者其幾固當審而君臣尤不可忽臣固當盡道而君尤不可不盡道若君不仁而暴民甚則弑亡不甚則危削不但有及身之顯禍而且貽死後之惡名曰幽曰厲雖有孝慈之子孫不能違公義而改之亦可懼矣不言桀紂者諡法為周公所定桀紂非諡也觀詩言

商紂當墜夏桀則後之為君者不當墜幽厲乎知所法則必歸於仁知所戒則必遠于不仁然則為君者宜慎守人倫之道以仁其民也

三代章

問上章既言暴民則弑亡危削此何復言得失及廢興等仁不仁指何處說以仁以不仁及所以字何別上二節兼言仁不仁下二節何專言不仁惡死亡擬以惡辭是何意曰上章但言仁不仁之當法戒猶未見仁不仁之關於得失興亡者甚重故言禹湯文武以仁心行仁政而得天下桀紂幽厲以不仁之心行不仁之政而失天下此已然可驗者也至于有國之諸侯以仁

則與而存以不仁則廢而亡此將來可決者也但孟子爲當時諸侯之不仁者言故接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以不仁而死亡夫死亡伊誰不惡乃所樂者在不仁則豈能免於死亡猶惡醉而強酒則豈能免於醉乎蓋三以字最重言其間不容髮而好惡不可不早辨註故云承上文而推言之也

愛人章

問上章言以仁得天下此何由仁復推出智與敬又從愛治禮推到行行與愛治禮何別反求與身正何分天下歸與上親治答何分命字指氣數言抑指理言自求與反求何別曰此爲當世之君治效未臻徒責望於人者發夫稍知愛人治人禮人而

臣民仍不親不治不答須自反吾之愛人者未必俱立俱達也吾之治人者未必知明處當也吾之禮人者未必積誠退讓也況待臣民之事應接多端凡行有不得其所欲者一概不責人而反求諸已則一身之中視聽言動好惡取舍無一不當乎天理合乎人心則不但國家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天下亦皆歸夫至天下歸則履至尊受天命是何等福而要必本於反求卽詩所云永念配合天理則膺受多福皆自己求之初非倖致卽身正而天下歸之謂也豈可不正已而但之責人哉行字從上推開總歸到反求能反求則身方正惟身正則人心歸而天命配本昌氏引詩只重自求蓋自求卽是反求而已字身字卽自字也仁者

反求諸已故註云承上章而言

### 恒言章

問人言祇天下國家而本文又推出身殆以恒言無序而特明其序乎抑於恒言之外而特歸重于身乎曰此承上身正而天下歸之意立言謂今人有尋常言語渾曰天下國家豈知遠由於近天下之本在國外由於內國之本在家言物行恒而身又為家之本能修其身則家國天下可次第而舉即大學修身為本之意也故註云承上章而推言之

### 巨室章

問為政屬君說則巨室是世臣大家亦屬臣位臣不當得罪于

君何言君不得罪於臣且德教由君而及臣然後及國與天下豈必借重於巨室然後沛然充溢乎曰林註言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特甚世主不修本而遽欲裁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孟子有見於此謂巨室與國同休戚而國人之所瞻矚者也巨室離心一國解體而天下可知惟為君者欲為政於天下沛其德教似難而不難先自正其身言動循理處置得宜不使有非理致怨以得罪于巨室則巨室心悅誠服而一國天下皆然庶幾德教沛然充溢矣為政又何難哉蓋機括在巨室而本原在修身身化之治在不得罪三字內想見故註云亦承上章而言



有道章

問有道是天。無道何亦言天。有道之役是順天。無道之役何亦言順天。且有道之役無道之役何別。齊景節是証無道之役否。今也節是言無道之天不可逆否。師文王可爲政於天下。是轉無道爲有道否。孫子節是引証何一層。國君二句是孔子之言。抑孟子之言。末節不以仁與師大國節何殊。曰。註言天者。理勢之當然。有道時。小德之諸侯。見役於大德之天子。小賢之諸侯。見役於大賢之天子。相服以心。是理之當然。無道時。諸侯之小者。見役於大諸侯。諸侯之弱者。見役於強諸侯。相服以力。是勢之當然。理與勢皆屬於天。故順存而逆亡。蓋天定者固能勝人。

也。然人定者亦能勝天。其要在自強而已。齊景節雖証無道之役。然不能令而受命。恐絕人而涕出。女吳其不能自強可知。今大國多般樂怠傲。而小國亦般樂怠傲。以師大國。至於大國之命則恥而不欲受。此猶弟子恥受命於先師。安得不受乎。夫徒恥而終不免受命。以其師大國而不師文王也。誠能師文王以修德。則德至可以回天。將見大國因勢乘便。不出五年。小國勵精圖存。亦不出七年。必然人心集國勢張。而小可大弱。可強彼強大之國。反爲吾役。以爲政於天下矣。觀詩言商之孫子。其數不。但十萬然。上帝旣命周。以天下則商之孫子。維于我周。臣服所以維服于周者。由天命無常。歸于有德。故不但孫子臣服。卽其

臣之容貌膚大才能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祭于京師商雖  
 強大而服役于周如此孔子讀此詩而歎之曰商之孫子何其  
 衆也文王能行仁政雖有衆不能當之蓋難乎爲衆矣夫爲國  
 君者能以懷保惠鮮之心行除暴救民之事則天下强大之國  
 豈能敵之哉國君二句亦孔子之言詩似言武王之事然武王  
 之功所成寔文王之德所致此節引証師文王必爲政於天下  
 也夫小國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但欲無敵於天  
 下則必以仁猶執熱則必以濯誰能執熱而不以濯誰能無敵  
 於天下而不以仁乎師大國節是言命之不得不受此節承上  
 好仁無敵欲其修德行仁以挽回天命也首節從順天說起然

天心仁愛天下原欲有治而無亂其爲無道之天者亦在人失  
 其職天亦無如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惟修德則能回之大  
 旨重在自強上所云師文王者以文王由弱小而至强大也

自取章

問此章爲不仁者言何說不可與言危菑亡何說安利樂濯纓  
 濯足是人有取於水何說水之自取且人未有自侮自毀自伐  
 者孽分天作自作殆仍爲不仁者言乎曰此章固爲不仁者言  
 但不仁者註云私欲錮蔽失其本心故危也而以爲安菑也而  
 以爲利所以亡也而以爲樂借使可言則亦不至亡國敗家矣  
 然不仁之人方且諉命於天方且歸罪於人而不知皆由於自

取蓋以危菑亡而安利樂之則亡國敗家固其所自取也。因引  
 孺子之歌謂清可濯我纓濁可濯我足是水之可而非孺子可  
 之也是水可濯我而非我濯之也無心之摹寫已含自取之妙  
 孔子聞歌而告門弟子謂清斯以之濯纓濁斯以之濯足矣是  
 水自取之也蓋從孺子之歌由釋而指點之含意甚廣孟子承  
 自取之意謂人不檢身而受侮非人侮而自取其侮不治家而  
 致毀非人毀而自取其毀不治國而致伐非人伐而自取其伐  
 太甲言孽自天作者修德回天猶有可避孽由自作者災殃立  
 至豈可有活此則自侮自毀自伐之謂也所謂自作孽者即安  
 危利菑樂亡之意蓋雖云不可言而寔告之以忠言說到自取

也。則桀紂幽厲之所以亡國敗家不可諉命于天不得歸罪於人  
 也。

得民章

問得天下在得民得民在得心此理固然但與聚勿施豈為得  
 民得天下而然歸仁如水就下獸走壙不必待乎毆何言桀紂  
 為湯武毆民君好仁諸侯皆毆以致王乃云行仁猶艾僅免死  
 亡不至及溺則仁之效亦似隘且上章言得天下以仁失天下  
 以不仁語似復前章曰上章言仁關天下之得失猶未指出得  
 天下在得民得民在得民心此章特指桀紂失天之故而示以  
 得民心之道民心所欲者如飽煖安逸皆與聚之民心所惡者

如飢寒勞苦。必勿施焉。是即所謂仁也。行仁雖非望民之歸。而民之歸仁。如水就下。性所安也。如獸走壙。情所樂也。此本不待。敲而然。況更有敲之者乎。彼魚本愛淵。而獺更為淵敲之。爵本愛叢。而鷓更為叢敲之。民本愛湯武。而桀與紂更為湯武敲之。民所欲在仁。所惡在不仁。觀於古而今天下。可知矣。今天下之君。果能好仁。則諸侯之不仁者。皆為之敲。有不得民心。以致王者乎。但今之君。非不欲王。而積弊已深。須及早悔悟。猶病至七年。已沉痾難愈。須求三年之艾。方乾火可用。務從今日畜起。猶或可救病。苟不畜艾。終身不得救病。今國君之病。不止七年。而仁則救病之艾也。苟不志於仁。則必憂辱以陷於死亡。詩言人之不善。則相引以及於溺。此即不志仁之謂也。此章為特君言。先論民情歸仁。而以必王動之。後論好仁當速。而以死亡惕之。總望其行仁以得民心也。

暴棄章

問上章言自取。此章言自暴自棄。何殊安宅正路。與前後章何殊。弗居不由。與自暴自棄。何接。曰。自取以禍福言。自暴自棄。以道理言。自暴是剛惡。欲喚醒而不能。自棄是柔惡。欲激起而不得。非毀禮義。申不可與言。不能居仁由義。申不可與有為。總之皆自絕于仁義者也。仁為安宅。彼章引起不智來。此章引起弗居來。義為正路。彼章對放心說。此章對不由說。蓋自有而弗居。

謂之曠自有而不由謂之舍況曠安宅將居所不當居舍正路將由所不當由豈不可哀重在二自字自暴自棄是以弗居不由哀之所以警之也

在爾章

問在爾在易似就為學說天下平似就為治說求遠求難下接親親長長殆但承在爾在易之意乎又道與事何別曰此章就聖道說不就王道說蓋為當時賢智之徒欲以功利之說移易天下故言率諸性而為道一人由而眾人共由本為至邇乃厥其邇者反求諸遠體乎道而為事一人能而眾人共能本為至易乃怨其易者轉求其難豈知親長之間即道親長長即事

苟人人于親則親之於長則長之將家皆孝弟俗皆仁義朝廷不必繁刑峻法閭里不爭我是人非而天下無不平是可見道在邇事在易又何必求諸遠求諸難哉末句當前指點言外見不必他求意

思誠章

問自獲上信友悅親而推本於誠身明善與中庸何殊明善誠身下何但接誠字誠者節又與中庸何殊誠之何易為思誠動字何指又三節次第若何曰中庸由獲上逆推到誠身明善是素定意此處每句當以誠字流貫誠至悅親始露者從良心真切處著落也誠身雖本于明善然誠身是克踐其所明之善明

善只誠身內工夫。故下但接誠字。誠者四句中庸分出天人。後面分開說去。此推本人本有是誠。以見其當誠。天道即盡人所具。天命之性。就在人者言。不空言天道。思誠內兼學問。辨行明善。誠身皆在內。註中明善為誠身之本。須善會。惟思誠。故能至誠。從事擇善固執之功。而誠立于此。幾應于彼。所謂動者。如親悅其孝。君諒其忠。友契其信。民懷其仁。皆是若不誠。則斷不能動物也。首節見凡事必本于身之能誠。次節是原其身之當誠。末節決言誠身之必動物。以終首節之意。總以誠身為主也。

二老章

問二老是歸周。何先說辟紂。又二老志行不同。何俱歸文王。文

王養老是愛民。豈欲招致二老大老。重齒抑重德。又何以稱天下之父。二老身歸天下之民。豈皆身歸行文王之政。指養老說。抑推開說。為政於天下。是賢歸抑。是民歸。又三節重在何節。曰二老是歸商。非歸周。以文王原服事殷也。故雖伯夷心在萬世。太公心在當時。而皆感慕而興。文王養老。如田里樹畜之政。原只是愛民。非欲養民。致賢以圖王也。大老是齒德兼尊。然須重德。一邊。呂氏謂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稱為天下之大老。所謂天下之父者。蓋莫尊於父。而德則天下之達尊。莫親於父。而德則懿好之最親。故人心係屬。直如天下之父。從違皆取決焉。乃二老身歸文

王天下卽不身歸亦必心歸又豈向往於他人乎今諸侯特不行文王之政耳若由養老推之凡愛民之政無不包舉無論國勢強弱大約七年之內必有羣賢附而民庶歸可以統一海內而爲政于天下矣此章言仁政能收人心勉諸侯師文王以行仁政仁政不止養老卽養老而二老歸人心集若兼行文王之政豈不可爲政於天下乎意重在末節

善戰章

問此章重責善戰何先引孔子責求豈賦粟之罪與善戰者例乎剝民自奉與勝人爲強何以罪分輕重又罪不容于死作何解善戰固富服上刑而連諸侯亦是戰辟草萊任土地亦是富

國何以爲罪之次而寬之曰富國強兵其事相類故欲言善戰先言賦粟賦粟傷民之財猶爲孔子所惡況強戰傷民之命乎爲爭土地之故而殺人盈城盈野則是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罪至死尚不可容蓋一人之死不足以抵百千萬人之命也上刑之服洵屬宜之但連諸侯而與之戰盡地力而助之戰者其罪卽次於善戰亦不可寬也章意重誅善戰首舉富國之例以甚善戰之罪末舉連諸侯闢草萊之罪以斷善戰之刑中節正是善戰之案

眸子章

問不知言無以知人觀人自宜在聽言孟子何獨爲眸子之說

莫良是言觀人之善。抑但就眸子說。掩惡是指不正一邊。下何分正不正。及瞭眊並言。夫不能掩。即是人焉。度未何就聽言觀。眸子並結曰。聽言是觀人常法。孟子獨為眸子之說。蓋知能之良。不待學慮。眸子本胸中自然。而形亦一真無偽。故以為良。不能掩其惡。正見其良。正則瞭。不正則眊。原注重不正一邊。下焉。度亦就不正一邊說。末節聽言觀眸子並說。看也。字語氣言。既聽其言。又必觀其眸子。然後人品可見。而人莫能匿其惡。註中言可偽而眸子不偽。終歸到不能掩惡意。世但知以言觀人。而多為人所掩。故提出眸子以見良心發見之真也。

恭儉章

問恭儉與侮奪顯然不同。既為侮奪。即不得為恭儉。若為恭儉。勢不能順其侮奪。末言聲音笑貌。始欲其真為恭儉。以去侮奪。乎。但所謂侮奪者。何指。曰。此章為當日人君竊恭儉之名。蹈侮奪之實者。發首二句。憑空斷定。言誠於恭者。心存敬謹。必不敢稍有玩侮於人。誠於儉者。心存簡約。必不欲稍有侵奪於人。此二句須暗就心說。對下聲音笑貌言。當日人君好為侮奪。惟恐人不順其侮奪。而猶欲偽為恭儉。不可得也。蓋以聲音偽為恭儉之言。以笑貌偽為恭儉之態。而惟恐不順之心。已早與恭儉相反。則豈可為之哉。豈可與惡得正相應。大旨言恭儉之名。不可假。而侮奪之實。必須懲也。侮奪兼本國鄰國說。本國如不以

水義引



禮接下取於民無制鄰國如凌弱小侵土地皆指時君之寔言之

嫂溺章

問此是衡量輕重。嫂溺為猝急之時。何暇衡量。而乃說出權字。致髡諷及援天下乎。又援道援手。何以並說。末句手援是言徒手不足以援天下。而必以道乎。且髡所謂援天下者。何指。孟子不欲手援天下者。何心。曰行事當衡量輕重。猝急之時。正須有辨授受不親。是男女常禮。當嫂溺之時。常禮為輕。救溺為重。孟子雖知髡有挾而問。不得不說出權字。以見處事輕重之宜也。髡聞權字。以為嫂溺可舍禮以援。天下溺亦可舍道以援。而遂

以不援天下。諷孟子。孟子從天下溺。侃侃提出道字。謂惟道可援天下。非若徒手可以援嫂。乃子欲舍道以援天下。是直欲手援天下。恐天下不可援。而在我先失其援之之具矣。蓋守先王之經法。乃可以救斯世之顛危。此萬無可變易者也。髡所謂援天下者。欲以當世之富强。易孟子之仁義。孟子不欲手援天下者。謂枉道以求合。終不足以濟民。人手援天下。句不但言徒手難援。隱然見無可權意。

問權之一字。或云反經為權。或云權即是經。何者為安。曰所謂權者。不拘成格。隨時以取中之謂也。若云反經為權。經豈可以相反。若云權即是經。則援手自與授受之禮不同。要於輕重之

言解易 卷一四  
間辨之。觀權是稱錘。稱物輕重往來。取中得其宜。處便是權之。正若欲援天下而枉道求合。將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藉口於權。是妄也。非正也。然則孟子之守經。正孟子之行權也。

易子章

問孔門趨庭。傳以詩禮。君子未嘗不親教。若父以正教而慮其傷子。子責父之正教。而至於傷父。尚可以言父子乎。憂勢之不行。而易子而教。固屬善全之術。但謂責善為不祥。則所謂教子以義方者。何謂耶。曰。此章為中人而發。若上智之人。聞教必油然而順。欣然從。何至離而夷。不祥而惡耶。惟在中人。父親教之勢固不能行也。蓋父而親教。則教者矣。教者別無所以。但以正

耳。正道嚴而難行。必加怒以重責之。是愛子而反傷子也。子不堪其怒。則轉責夫子。未必身行正道。是父傷子而子亦傷父也。如此豈為天倫之美事乎。夫勢不能行。將何以全恩而復全義。古者有易子而教之方。以善全之。蓋責善為朋友之道。父子之間。責善則夷而離。惡而不祥矣。其勢豈能行乎。此所以不親教也。夫愛子教以義方。亦第於不義時教之而已。若鯁鯁以善相責。則必賊害天倫。蓋父子有親。父子主恩。天下中人為多。相親而不離。有恩而無惡。故君子不教子。易子而教。父子之間不責善。古人諄諄言之。而孟子特明斯意。重在勢不行句。

守身章

問首四句事親守身並說。提出大字。下言守身能事親。則專重守身矣。復言事親爲事之本。守身爲守之本。又何以並說。且本與大何別。未二節但言事親。何以不言守身。又曾子養志。豈徒在養親乎。未節稱曾子。又似贅說。曰事親守身。分之則各有道。故首四句並提。以見其道理之大。但必戰戰兢兢。特守此身。乃能使一身之精神。念慮。息與親相通。然後能事親。否則虧體必辱親。又安能事親。則以守身爲重矣。又復言事君事長皆爲事。而必以事親爲本。守國守官皆爲守。而必以守身爲本。由本及末。中間次第。包舉正見。事親守身。其道理爲至大。則言本所以申大字之義也。夫事親不外守身。惟守身。斯能事親。前賢能

守身者。莫如曾子。則能事親者。亦莫如曾子。卽養而論。曾子養會。每食必備酒肉。將徹時。必然請命於父。將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有餘。則必然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而先體其情如此。至曾元養曾子。每食亦必備酒肉。但徹時不問父所與。或父問有餘。則曰亡矣。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以與人也。此但能養口體耳。若曾子必請所與。能迎親心於未形之先。必應曰有。能承親志於已形之後。是誠可謂養志也。夫人孰無親。孰不當事。要必如曾子之養志。乃可也。夫親爲身所由來。而守與事能兼盡。曾子誠可爲法矣。此語推開。欲人法曾子意。

格心章

問人君用人之非行政之失亦關治亂與亡何言不足過譴不足非閒卽大人格君當亦有過譴非閒處然後能去其非方言格君何卽言君仁君義君正仁義與正何別君正與正君何別一字似說得易國定是用人無非行政無失否曰此章金重君心二字君心有非則不仁不義因以不正而用人多非行政多失國胡以定彼忠智之臣但見君之用人非卽過譴行政失卽非閒豈知用人行政皆出於君心君心之非不去則用不正之人行不正之政將紛至沓來莫可窮詰程註言一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一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此所以不足過譴不足非閒也惟盛德之臣其精神意氣譽望

容色足以成就乎君所謂格非者積誠感動講明開導誘掖扶持防微杜漸使幽隱之非早爲蠲滌以歸于仁義之正君心仁則用人行政皆無私君心義則用人行政皆得宜君心仁義而正則用人行政皆無邪枉偏僻但君未必能自正也大人以仁義正其君而羣材效用萬幾咸理國無不定矣操術簡而取效大何屑屑以譴問爲哉仁義卽是正正君卽是格君一字對上人與政言不必紛紛譴問而格心之功約而鉅也事君惟貴正其本耳

毀譽章

問孔子言毀譽之無孟子言毀譽之有而更加不虞求全四字

始謂世之好惡失真善惡倒置乎。又何不言處毀譽之方。曰天下是非有定衡。善惡亦有公論。好惡無可低昂。惟中有定主者。辨得失于寸心。一任世之抑揚。予奪而莫可動搖也。但人情每聞譽則喜。稱己之善。輒自以為善。豈知果有善而得譽。是意中所虞度也。若本無是善而偶得譽。豈非不虞之譽乎。譽出于不虞。未可信以為善。而自喜也。人情每聞毀而憂。稱己之惡。輒不安于惡。夫使果無惡而得毀。則吾躬本自純全也。若欲解其惡而轉致毀。豈非求全之毀乎。毀出于求全。未可信以為惡。而自憂也。二有字。言人世誠有是波靡之習。當局者宜自辨其善惡之真。註中修已觀人二意。宜重在修已。一層至觀人者亦當知

有此事。不可聞譽而進之。聞毀而退之也。

易言章

問言自不可易。豈待見責於人。若必待責而後不易。尚可謂謹言之君子乎。曰此章為常人言。常人於人之善惡。妄為褒貶。于事之得失。輕為論斷。大抵不遭失言之責耳。否則必當警省而不輕妄也。蓋見責于君子。固可以創懲。見責于小人。亦可以借揚耳矣。二字為常人寄慨。註故言君子之謹言。非必待責也。

人師章

問長善救失莫如師。茲何言人患在為師。曰師非不可為。所患在好為。蓋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好為人師。是上上之心。稍有

所得侈然自尊。必不能謙以受益。故大患在此也。此章殆亦爲常人言。

### 舍館章

問首句從子敖。已見正子之罪。及其來見。何不明責其悞從。而但責其遲見。是何意。曰子敖是齊之權臣。正子本不宜從。但當正子來見時。或有眾人在座。不便明責其悞從。而但云子亦來見。我以微諷之。正子不自知其悞從。因疑先生何出此言。孟子難明說子敖事。因問其來幾日。正子答以昔者。謂未久也。孟子詰以昔者。謂已久也。久則宜出此言。正子復自解以舍館未定。孟子再詰以舍館定而求見。是以卽次爲急。以見長者爲緩。古有是禮乎。正子謂克誠有罪。然克但知遲見爲罪。而從子敖之罪。則未之知也。

### 饋啜章

問此章謂正子應可明責其悞從。何但責以饋啜乎。曰君子居其邦。不非其大夫。故不說子敖之不可從。而但責其從子敖。別無所繫。徒爲饋啜計也。夫卑陋之事。在常人猶可。正子學古之道。宜識見高明。志趣遠大。乃若是其卑陋。豈意計之所及。料乎言外見所從若爲正人。則可藉以考道。或藉以行道。今因失其親學道而不能自重。與不與驩言之意。顯然相違。故特謂之使知舍館之責。意別有在也。

不告章

問不孝三與不孝五何別。無後為大。大字何意。舜不告固為後計。但恐不順親之心則奈何。且不告而何以為猶告乎。曰不孝五就世俗言。不孝三就士君子言。蓋或柔順事親。或廉潔守身。或不得乎親。與家貧之甚。而不急娶三者皆孝中之不孝。孟子謂無後為大。所謂大者謂不孝之大也。舜告父母則不得娶。將終於無後。故不告而娶。若云不順親之心則丈夫生而顧為之。有室父母之心皆然。豈瞽瞍獨不然乎。舜之不告既變通以成己之孝。又委曲以成親之慈。體親心即是承親命。故曰猶告。然舜之心非以為猶告也。自君子論之如此。蓋稟命輕繼祀重故

註中着個權字。范註言權出於不得已。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則不告即為罪人。觀此則此章專為舜而發也。

事親章

問有子言孝弟為仁之本。孟子言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以及智禮樂之實。皆不外此。其意皆重孝弟。而本與實何殊。又弗去是守之固。如何見智。節文二字。如何分貼。樂斯二者下連接五句如何相承。曰此須從良心真切處體驗。人處父兄之際。則至性所流。至情所發。有維繫而莫可解者。于此不勉為孝弟。則眾道皆絕其源矣。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如木有根本而後有枝葉也。孟子以孝弟為仁義之寔。如果有核寔而後有萌芽也。

本張氏

朱子謂實不與名對。乃華實之實實所推廣處。便是華。蓋仁以愛爲用。而真愛所存。莫若事親。凡仁民愛物。皆由親而推。故仁之實在事親。義以敬爲用。而真敬所存。莫若從兄。而事長尊賢。皆由兄而推。故義之寔在從兄。夫以仁義之道之大。而其實在事親。從兄二者。以良心之發。莫切於此也。然而道之發生。寧僅仁義而已乎。以言乎智。通明爲用。而其寔則在真知斯二者。而固守弗去。蓋守之固。益見其知之明也。而窮神知化。由此可推。以言乎禮。秩叙爲施。而其寔則在於斯二者。定爲品節。著爲文章。俾適乎隆殺之宜。而三千三百。由此可推。至於樂之道。廣矣。而其寔則在於斯二者。和順行之。而有天性之真樂。則愛敬之

心油然而萌動。而生生則愛敬之心沛然流露。而莫可已。莫可已。則愛敬之心隨處充滿。而足之蹈皆孝弟。手之舞皆孝弟。而不自知矣。推之而動天地。感鬼神。亦莫不由此。是可知事親從兄二者有無限妙道。該洽其中。人當勉爲孝弟而可也。

問此章是本立道生意。何先言仁義。中言智。後言禮樂。且樂何不復言是也。曰。孔子言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此以仁貼親。以義貼兄。蓋知能之良。不關學慮。愛親爲仁。敬兄爲義。故先言仁義。總註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則是仁義尤關於孝弟。上節宜另講也。但人皆有此良心。而往往去之者。不智故也。故知明守固。智爲中間關鎖。又必



禮以行之。使合乎天然之則。樂以行之。使得乎天性之真。蓋樂者和也。和順從容。無所勉強。如草木之生長條達。有不能自知者。至此更不必言是也。黃氏謂智就體認。操存處說。節文就纖悉。微密處說。樂就成熟結果處說。俱說當然工夫。觀總註可見。

大孝章

問天下大悅於舜。由舜得親順親來。何大悅歸已。而猶云不可為人。不可為子。至盡事親之道。而底豫者。瞽瞍何說。天下化天下定。且化與定何別。又孔子稱舜大孝。在尊富饗保。此何以不同。曰。天下大悅二句。是凌空想出。舜之心不作寔事。不得乎親四句。亦是體舜之心上說。非寔有是語。蓋聖人以性分為重勢。

分為輕。先將大悅與草芥抑揚擬議。然後歸到舜舜之心。欲奉事而得乎親。親心悅已。方可以為人。否則負天地所生而難為人。欲引論而順乎親。親心悅道。方可以為子。否則負父母所生而難為子。順親深於得親。得親是親心悅已。順親是子合道。父母亦合道。相順而無違。兩不可非泛論。言舜之心實見得如此。故視天下猶草芥也。舜之心如此。故負罪引慝。祇載齊粟而瞽瞍乃不格姦。亦允若。則是瞽瞍之豫。非瞽瞍自豫。由舜盡事親之道。有以致之也。底親之豫。則不但得親。而且順親矣。豈但舜可為人。可為子哉。以瞽瞍之頑而底豫。則天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而皆勉於孝。為父者。亦因子之孝。而發其慈。豈

不化乎。子化爲孝。則子安其子之位。父化爲慈。則父安其父之位。豈不定乎。是天下後世之父子得舜而化。得舜而定。其孝豈止一身一家而已哉。此所謂大孝也。大孝卽本孔子所稱來。此特表出之以立子道之準。重盡事親之道。句上節推原舜之心。下節極贊孝之大。

諸馮章

問此章言聖人心理之同。何從地之相去。與世之相後說起。首二節東夷西夷只是地。下何以言世。又聖不止舜文。何單舉舜文。東夷西夷與中國對。旣言其行之合。何復言其揆之一。行與揆何別。先聖後聖專指舜文。抑推開說曰。欲言心理之同。先言

地與世之異。以異引起同也。欲言揆之一。先言行之合。由行事而想其心源也。欲言世。先言地。舉地以該世也。欲言羣聖。單舉舜文。以舜起匹夫。文起百里。尤非德盛者不能也。但東夷西夷。夷字不必泥。非與中國對。中國只作天下說。故註言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舜文所行乎中國者。迹不同。而道同於經世作用各別處。見其隨事當理。易地皆然也。先聖後聖。從舜文推開說。凡帝王師相皆在其中。其揆一者。蓋人非聖。不免意見岐出。若聖心揆度。事理無過不及。而各協其極。極固不容有二也。揆字不可屬他人說。觀其字可見。其揆不可卽作其道解。猶言其趨一也。趨非仁而一爲仁。揆非道而一爲道。

本翼註 仇氏

言凡爲聖人者。皆若舜文之。若合符節。可見心源皆同。孟子亦因之自信道統。意重在末節。

### 濟人章

問子產爲政。孔子稱其君子之道。卽乘輿濟人。偶一爲之。諒亦無傷大體。何孟子稱其惠而不知政。且徒杠輿梁。王政豈盡於是。政何以但說平。又何說到行辟人焉得句與上句如何相接。每人而說二句。似仍屬焉得句意。又歲十一月三節。如何相分。曰。此章是論政體。不是論子產。子產偶有乘輿濟人一事。後人傳爲美談。孟子恐爲政者好行小惠而不求大體。故借子產之事以發論。本文惠字卽是貶詞。言其聽鄭政。則可以無不爲而

乃徒行小惠。不知政之體。與政之施。政之體貴公平正大。政之施有法度紀綱。卽濟人一事。而每歲十一月。則徒杠可通人行者以成。每歲十二月。則輿梁可通車行者以成。無者造而圯者修。民未嘗以涉爲病。由不病涉推之。凡君子體行先王之政。正紀綱。明法度。輕重大。次第如權衡。稱物而無不平。則所施甚博。卽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亦上下之分宜然。何必乘輿濟人。自褻尊嚴之體。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焉能人人以乘輿濟之哉。惟不得人人而濟。則爲政者。但當務其大體。若必每人而求其悅。恐人多日少。不能以有限之力。應無已之求。而勢必窮矣。此子產所以不知爲政也。民未病涉。言不用乘輿濟人。行辟人句言不

本辨志

必乘輿濟人。焉得人人至末。言乘輿亦不能盡濟人。三節有三層意。

舊君章

問臣子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孟子言手足腹心之類。是必待君施而後報。則臣子所以自靖自獻者。謂何。王以舊君有服為問。殆亦責臣子之禮歟。孟子先言舊君之有禮。次言舊君之無禮。諫與言何別。諫行言聽。何復有故而去。三有禮何指。如此句專項去國。抑兼頂諫行等。末節不行不聽。已是可去。又何待有故。搏執作何解。此等皆無禮。說到寇讎。似未免太甚。曰此章對君言非。

對臣言。孔註言宣王遇臣。恩禮衰薄。至于昨進今亡。故先言明良相遇。如手足腹心。次言如犬馬。國人則奔走參養之。而其情曰踈。終言如土芥寇讎。則踐踏斬艾之。而相避必遠。蓋欲王惕然改悔。而厚待其臣也。王怪其言已甚。因引儀禮所謂去君未絕。而服齊衰三月者。以為如何可服。孟子言欲臣之有禮。必先君之有禮。如政有害民者。諫之則行。政有利民者。言之則聽。因之民免害蒙利。而膏澤流行。雖平時相得。而一時君志或荒。議論不合。義所當去。君不能留。則使人引導出疆。以防剽掠之患。又先於其所往之國。稱道其賢。以為祿仕之地。至其臣之田里。存而不收。望其來還。迨三年不反。知其終不還矣。然後收之。是

導其出稱其賢望其歸所謂三有禮焉如此在國固相得去國復有禮則手足之誼重臣亦不忘腹心之報而必爲之服矣今也在國既不相得然臣猶愛君之名不忍遽去至有大故當去則君猶搏執之使不得出疆又窮其仕進之路且去之日卽收其田里如此刻薄寡恩不惟犬馬其臣且土芥其臣故爲臣者亦以寇讎視之而尚何服乎蓋不說到寇讎則宣王之心不警此責難之道也若臣之自處楊註固言之矣

問臣之進退皆受制於君安得有故而去曰呂氏言古來君臣以義合不合則去自秦漢爲君尊臣卑之禮上下懸絕進退皆受制于君而千古君臣之義爲之一變所謂有禮者是舊君自

盡之道若作規例故事卽成虛套若恐他人非議卽成矯飾若借以勸誘招致卽成權術蓋寔由情文篤至故令舊臣爲服

### 無罪章

問孔子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何此必待殺戮然後行乎曰殺戮以罪爲斷無罪而殺士是殺大夫之漸也故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是戮士之漸也故士可以徙蓋見幾而作猶不入不居之意也兩可以有遲之不及意

### 君仁章

問張註言此章直戒人君與上章不同但上章用入行政可填入否曰君身爲萬化之原如君身出于慈祥則百官萬民皆奉

行德意君身歸于正大則百官萬民皆遵守成式為君者豈不以正身為本哉上章君仁君義專主君心說此章主君身言而心在其中但莫不二字主下人感化言不必如上章貼用人行政說

非禮章

問禮義自有是非既說非禮非義何又說禮義此大人是聖人而弗為字何說得着力曰此章辨禮義之中正如禮義未合于中正是非禮非義也但其迹又近於禮義此際辨之不明則殉名執迹有差毫厘而謬千里者矣惟盛德之大人平時審察精明臨時體行純熟權度得宜不膠成迹豈為此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哉此所以立古今禮義之準也弗字非着力字總言大人不惑於其似而深得時中之道胡氏言至非無是者易見而是中之非難明非察理精者鮮不悞認而悞執也

中也章

問父兄教子弟宜說教何以說養又天下未有棄子弟者棄是責之太過抑置之不教說到間不以寸何轉責父兄而不責子弟曰此章原是責成父兄之詞天下子弟中才者少不中才者多如以我之中而養子弟之不中抑其過引其不及從容以俟其自化以我之才而養子弟之不才開其昏做其情寬裕以待其有為故子弟樂父兄之成已也若見子弟之不中不才嚴加

四書解疑 卷十四  
督責以求其速成及見其難成又遽舍之而不教是棄之而已  
棄之而子弟不中且才父兄亦不得謂中且才則賢不肖相去  
之間不能以寸矣所謂養者不太嚴不太寬涵育以遂其性熏  
陶以導其善使之中而有德才而有能也所謂棄者見子弟資  
質遲鈍志氣昏惰輒不能耐煩忍待是亦父兄之不中且才也

有為章

問不為與為判然不同何有為必從不為來且為不為準于義  
有為者亦可說不為何必不為然後有為曰此章重有為尤重  
不為有為如任千古道統立一身忠孝濟一世蒼生心有定見  
身有定力卓然不凡而後可云有為不為如非道非義一介不  
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蓋因平日能擇能守不  
妄作為故臨時知明守定卓然有為也若平時廉隅不立苟且  
自安則當事亦只委阿苟且與時浮沉必不能大有所就孟子  
言此欲令人知所擇以為行事之本也非善謀後動遵養時晦  
之解亦非不為不仁即可為仁不肯為惡則必為善之說

後患章

問孔子惡稱人之惡以其無忠厚之意此何說到後患所謂後  
患者何如曰人有不善皆欲自諱言之者攻發陰私務令表白  
則彼能晏然而已乎不測之禍伏於逞口之間此固由情之薄  
亦不知患之防也蓋妄言者不有奇禍定有奇窮但聖賢不言

四書集注 卷十四 報復故註曰有爲而言至有言責者又當別論

仲尼章

問聖人之道無過不及何不言不及而必言無過且不言無過而必言不爲已甚曰仲尼固依乎中庸者也無不及亦無太過本蒙引但人見仲尼每言必周悉每事必詳明以爲有加於本分之外而已甚者豈知本分之中是應如是蓋天賦人之性宜如仲尼之盡性天畀人之形宜如仲尼之踐形稍不逮焉而已歎也何嘗有加於毫末哉世人爲過高之言爲過激之行往往藉口於仲尼則失之矣孟子舉至聖以示則殆爲越庸常而求隱怪者警也

大人章

問孔子謂言必信行必果之小人亦可爲士此言大人不必信果而惟斷以義意義有不當信果者卽不信果亦無妨乎曰言行自宜信果但不可期必期必則有害於義者多矣大人理極其精心無偏主言行非不信果未嘗有必於信果惟視義之所在耳苟不合於義則未嘗言行何論信果苟合於義則凡有言行無不信果斷以義而無成心正與硜硜之小人相反與君子之無適莫相似也

赤子章

問大人功用甚偉何僅不失赤子之心且誰非赤子孰爲大人



赤子之心果可以爲大人乎。則所謂不失者若何。曰。此章指出最初之心。欲人察識擴充以造於德業之隆也。蓋赤子之心如乾元爲善之長。從此發育生成而亨利貞。是由於此。若無此元。又安有亨利貞乎。但人皆自赤子而來。及孩提稍長。漸漸蔽於私欲。奪於物誘。因此德不進。業不修。而終于爲小人矣。若大人盛德大業。人疑其生稟獨殊。豈知其由良。知良能以致於無不知能。如由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也。所謂不失者。察識之擴充之。凡無不知者。皆純一中之精明。無不能者。皆純一中之作用。保全此性以底於大成。而人未之知也。故孟子特指出之。見赤子之心。純一無僞。大人學問經綸。如此宏偉。亦只是純一無僞。

而初心固當保守也。大人赤子太紫氏口作一人看。觀其字可見。

### 養生章

問人子於親。養生送死皆爲大事。此獨以送死爲重。豈以養生爲輕乎。曰。此非以養生爲輕。須體註中常變之意。蓋以人情言。一暇豫。一倉皇。以事勢言。一失猶可補。一悔恨難追。故獨指送死爲大事。親喪自致。見爲子者當慎終也。當字作去聲讀。者字指養生之事言。

### 深造章

問如何是深造。如何是以道中庸自得。作自己解。此何以作自然解。居安資深逢原。三層何別。又三層各有次第。未何但繳到。

自得上。曰此章就心理上說。心理原屬甚深。必知務窮神。行務達化。乃為深造。但深造必以道者。依進為之方。而持循不失。積漸不已。然後知以蓄極而自通行。以積充而自化。則心與理相融洽。所謂自得之也。中庸自得下無之字。故作自己解。此着一之字。則作自然解矣。自得之則心與理一。外物難搖。而居之安。居之安則未接物時。眾理咸萃。藉用不窮。而資之深。資之深則當接物時。心理內涵。取給無盡。隨在值其所資之本。而左右逢原。此雖相承有序。要皆由自得而來。故君子欲其自得之。而必深造以道也。深造是自得工夫。下皆自得中妙處。一時俱到。問本文左右逢原。其原二字著何處說。言中言所資之本。則

其原其字指資言。又何言所資之本曰原。指心理言。理本於天。而具於心。自得即得此原也。註中所資之本。即是心理。本文左右逢原。謂日用行習之間。如當事父母。即遇親親為大之理。如當在几席。即遇坐如尸立如齋之理。推之。事事皆然。所謂左右逢原也。

博學章

問博學詳說重博學。抑重詳說。下句說字與上句說字。同異若何。博與約。重在何一層。註中至約之地。是何處。又與上章同異若何。曰博學固重。而尤重在詳說。博與約並重。而用功全在詳說。蓋識見貴乎旁通。工夫須有歸宿。博學者。於天地民物之蹟。

詩書六藝之文無不旁搜遠覽詳說者於所學之理逐一講明  
辨晰務循其迹以究其理也兩說字相應註中至約之地指吾  
心而言始焉詳說以究其理由支派而窮本源自節目而得要  
領將反而說到至約之地以歸吾心之理觀註中徒博徑約之  
說則知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同譏而博約是兩頭對待中間  
貫通全在詳說上此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即深造以道反說約  
即自得意但上章兼知行如曾子之一貫此只以知言如子貢  
之一貫

### 以善章

此章言服人與前王需章相同是對當時諸侯說否但前章

以力以德與此善服善養同異若何又善服似亦能服人何以  
必歸善養既說服天下未又何以反言之曰此勉當時諸侯誠  
心為善也諸侯咸欲服人但服人而以善是幸人之不善而挾  
已之善以勝之則平等之諸侯雖面服而未嘗心服若服人而  
以善養之是憫人之不善而欲其同歸於善則平等諸侯皆誠  
心悅服未句反言心服而提出心字以見面服不如心服也  
前章以力以德指事言其不同易見此善服善養指心言其不  
同難見善服如桓文會首止盟踐土善養如湯事葛道之牛羊  
使人往耕蓋存心不同是以服不服迥異也本註自明

### 蔽賢章

問蔽賢之言是讒言何說不祥。又註中二說宜遵何說。曰人之言召禍啟譽者謂之不祥。但止於一身之吉凶無關於天下國家之利害不可謂實不祥也。求其實不祥者惟是下違公議上蔽主聰蔽賢之言足以當之。蓋其禍甚大。聽言者不知戒哉。依前說二實字皆同。依後說二實字不同。故註先前說宜遵之。

原泉章

閭川上逝者之歎。是仲尼明天地之化此明取水之意。何以原泉答之。混混節作幾層。寫有本者指原泉。抑指實行。是之取爾。已答上何取何復。反言無本。兩集與盈科等如何相反。聲聞二句是正意。但不知上節可預露否。曰川上是明道化。茲云亟稱。

則不止川上矣。樂水是周流無滯。茲問何取於水。則必以水之可取者言之。夫水之可取者莫如原泉。混混二句是言不已盈科句是言漸進。放乎句是言至極。分三層看。有本者即指原泉。如是即混混三層是之句。應上何取。此節含照實行意。未可明補。但孟子之意在虛譽一層。故緊接無本句。兩集與混混二句相反。皆盈與盈科句相反。立涸與放乎句相反。聲聞者名也。過情者過其實也。過實之名一時掩飾。日久敗露。君子恥非空恥。有急急務寔意。觀下節則知孟子之意在警徐子。故林註謂其人有躐等于譽之病。

幾希章

問人物相去甚遠。何云幾希。觀註幾希是所性之理。統四端兼萬善。何本文說幾希。庶民君子皆是人。其去其存。分途安在。下言君子存之。何從舜說起。明察是生知。由行是安行。但庶物人倫仁義。如何融貫。又存是存幾希之理。存字內兼知行否。曰人物相去雖遠。但人有性有形。物亦有性有形。相去本屬無多。惟是人得性之全。與形之正。所以人物殊途。其不言所性之理。而言幾希者。謂人物相去無多。只爭此幾希之辨。危言之。以見其當存而不去也。其存與去之分途。在知此幾希與不知此幾希。庶民不知而去之。則混入于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則克全其為人。但存之功非易。必貴戰兢而惕厲也。承言君子存之。而必

從舜說起者。以人心道心之傳。自舜開之也。幾希之理散之。爲庶物。秩之。爲人。倫而貫徹於倫物中者。爲仁義。舜則生而知之。自明於庶物之理。而處置極精。自察於人倫之道。而經綸各當。就此倫物中。無不愛者。便是仁。無不宜者。便是義。舜則安而行之。其慈祥從心上發出來。隨所行而皆仁。其裁制從心上運出來。隨所行而皆義。非以仁義爲美。而有以行仁義也。明察就舜心說。故非於倫物求明察。而自明察於倫物。倫物之理在心。爲仁義。故由此行出來。非別求仁義而行之。知行雖平分。然仁義與倫物。非殊途。則知與行亦不分二候。蓋聖人無先知後行之理也。

禹惡章

問幾希之理存之則在心。此何於禹湯文武周公各舉其事。禹親承危微之訓。宜言執中。何言好惡。執中所該至廣。立賢只一事。如何相對。文王純亦不已。何但就視與望上說。武王不泄不忘。註何獨言德盛仁至。周公監二代。郁郁成文。何止四事。不合是三王不合。抑周公與三王不合。既不合。又何云得之而急於行乎。曰。歷聖道統之傳。原在心。不在事。但心不可見。必各舉一二事之切於憂勤惕厲者。言之。以見其心也。禹之世。帝降而王。正危微之介。禹既防其危。又保其微。提出好惡。以見精一之學。卽旨酒善言。而凡謹好惡者可知。湯執中。就行政說立賢。是用

人事。正可相對。不必偏重執中。文王視民望道。想見瞻望經營。處如傷如未之見。正形容其純亦不已之心。武王不泄。德盛不狎。侮也。不忘遠。仁者切痾瘵也。故獨言德盛仁至。遠邇兼人。與事時與地言。聖人精神。無不周到。朱子謂聖心如潮水上來。無處不到也。周公監二代以成周文。其始皆從思兼三王來。四事固指上四事。但以事論。則時異勢殊。卽三王亦不能盡合。而周公又豈能盡合之乎。仰思焉。夜以繼日。覺時勢雖不同。而其理有可卽者。是謂得之也。得之而坐以待旦。蓋信而行之矣。此皆憂勤惕厲之心。以存幾希之理者也。

迹熄章

問作春秋以維王迹。宜但說迹熄。何兼言詩亡。中間言春秋何兼言乘與檣杙。後言其義。何必從其事。其文說起竊取取字作何解。三節次第若何。又春秋關於王迹者若何。作春秋以存幾希之理者。又若何。曰。王迹者。悼典庸禮。命德討罪。所以定上下之分者也。卽如詩在鄉國爲風。在王朝爲雅。亦上下之分。森然也。自東遷而後。王綱不振。而雅亦降爲風。是詩亡乃迹熄之証。非以詩之美刺。與春秋之褒貶相同。而兼言之也。但春秋在魯。與晉史名乘。楚史名檣杙。同爲記事之書。故其事但載齊桓晉文征伐會盟之事。其文猶是史官編年紀月之詞。何嘗有關於王迹哉。其中功罪賞罰。不容假借之大義。未之明言。不足爲勸

戒也。而孔子曰其義則我竊取之矣。取者裁定之意。蓋義者事之宜。春秋惇庸命討正綱。常公是非。別嫌疑。杜僭亂。褒貶予奪。至當恰好。卽是事理之宜。而爲春秋之義。且不但討亂賊。而其中如朝聘郊禘。禮樂征伐。包舉制度典章。以維持天子之事。使王迹熄而不熄。雖孔子謙言無德自用。然其義斷自聖心。褒貶其事。筆削其文。正自任道。統而存幾希之理也。通章重義字。首節推春秋所以作。次節言春秋原爲魯史。末節上二句又引起義字。

私淑章

問孔子之道。萬世不磨。此何云。五世則斬。孟子願學孔子。此何

以不言願學而言私淑。私淑亦是存幾希之理。以繼歷聖乎。曰孔子之道固萬世不磨。此云澤者。如口澤手澤。其人已沒而風味猶存。如水之餘潤而爲澤。大約有位之君子無位之小人其澤皆五世而絕。孟子言此意重小人邊。謂聖道傳于萬世。況在五世之內。尙蒙其澤。則傳道之確可知。故雖未得爲孔子之徒。而私聞孔子之道於人。以自善其身。是亦存幾希之理也。私淑是孟子自謙。而一生言仁義明性善。闢楊墨辨王霸。皆私淑內事。皆戰兢惕勵之意也。兩也。字有恨。歉意有欣幸意。有自解以興起後世意。

可以章

問傷廉是愚不肖之事。傷惠傷勇是賢智之事。何以並說。且不可有定衡。註中深察一層爲是。則略見一層爲非矣。本文何亦言其可乎。曰取與死生之際。判然不可者。易見。介在可否者。難知。能從可以中辨出。可以無來方是精義之學。蓋廉惠勇皆當裁之以義。首言傷廉。所以儆中人之不及。繼言傷惠傷勇。所以儆人之過。但孟子本意。朱子謂傷廉之失。易見。傷惠傷勇之失。難知也。大抵全美而未免玷缺。謂之傷。不是非廉非惠非勇。又略見一層。人最易犯。孟子言其可者。亦其人自許之詞。所謂僅可而有所未盡也。

端人章



聞春秋之義。亂賊必誅。夷羿弑君。逢蒙弑主。即庾公亦全私恩。而廢公義。此皆亂賊之流。何足掛齒。而猶斷羿罪之薄。稱庾公為端人。何歟。且庾公與羿。事屬不倫。何以並記。即曰取友之端。然君重於友。顧可以友義而廢君義歟。曰。此章專為取友而發。羿以取友不端而死。孺子以取友必端而生。可見凡取友者。傾蓋交歡。有休咎之徵。不可不慎也。但又專為羿說。庾公之事。特借以作反証耳。又端全在心術上。看觀兩人報復處。一曰思。一曰不忍。可見其心術有分途也。羿罪至大。而以逢蒙之事論。則以為薄。然亦未能免罪。何以見其有罪。觀孺子之事。則罪在取友之不端。尤在立已之不端也。章意只如此。至弑君弑主。全私

廢公俱不必置論。

西子章

問此章戒人喪善。勉人自新。何必就西子惡人說。且一邊說人。一邊說上帝。是何意。曰。此如詩之比體。上節比善人之忽為惡。下節比惡人之忽為善。但俱在言外見。而口中只說美如西子。苟蒙冒不潔之物。則恒人皆掩鼻而惡其臭。况不如西子者乎。醜如惡人。苟齋戒其心。沐浴其體。則在上帝之尊。亦享其祀。况不至惡人者乎。二則字見轉移。倏忽意。言人見惡惡有同情。而勤修者亦當戰兢。言上帝見好善有特賞。而暴棄者自當奮勵。一戒一勉。尹註深得孟子之心。

言性章

問首節言故言利。次節言鑿是承言利。末節是承言故否。又首節渾言性。次節專言智。末節忽言天星。如何融貫。就性言故。就故言利。作何解。性中不止智。何突說智。智不止一禹。何突說禹。又天星高遠。千歲可致。其大畧若何。曰。此章依程註。專為智而發也。智是五性之一端。故先從性說起。小智務穿鑿。故先說故。說利。鑿字雖對利。然是故中之利。非單承利言。末節雖言故。然利即在故之中。非單承故言。故緊頂性來。即因情驗性。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類。其迹可見者也。利緊就故說。謂如聲色臭味之欲。非出自自然。如仁義禮智之端。乃為自然也。鑿對渾成看。

理本渾淪無處可容我私智。乃妄生意見。剖秘抉奧。自家開闢。

一番功業。創造一番議論。如一物渾淪。從而鑿破之。故可惡也。

就禹之治水言者。行水天下之大事。禹之行水。古今一大智。而

猶行所無事。可見天下事固不當鑿矣。天高故星辰遠。就星辰

推算。如某星躔某度。為冬至積而算之。年年積算。則已往千歲

以上。不難算明。蓋求其故是推算。日至可坐致。是算明。日至冬

至也。必云日至者。以建子月為歲首算之。凡甲子歲為氣候之

始。十一月為甲子月。冬至為甲子日。夜半為甲子時。此際日月

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皆會於子。無有盈縮。謂之上元。從此可以

推算。故云千歲之日。至此大略也。末節言此以見天下事皆出

於自然不必鑿也。

問禹行所無事。是如何。曰洪範云。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所謂汨陳者。蓋不循五行相生之序也。據禹貢。禹治水始冀州。以水之位。在北也。自冀而克而徐。以水生木。木居東。故自北而東也。自徐而揚而荆。以木生火。火居南。故自東而南也。自荆而豫。以火生土。土居中。故自南而中也。自豫而梁。以土生金。金居西。故自中而西也。自梁而雍。以金生水。故復歸於北也。且以地勢論之。東下而西。高南下而北。高治水宜先下而後。高循五行相生之敘而治之。是以能告厥成功。鯀治水自冀而雍。先高而後下。謂之汨陳。是以績用弗成。禹能循其自然。無所造作。雖八年三

過有胼胝之勞。而終不見其有事也。

公行章

問進右師而與言。就右師而與言。諒皆不同階與位者。則豈無與右師同階與位者乎。何不記其與言。孟子不與言而驩以為簡。殆悅孟子之言乎。孟子援朝廷歷位之禁。何又及踰階之禁。所謂行禮是正言。抑別寓遠小人之意乎。曰首節先敘進右師言。就右師言。異階異位者。尚然而同階同位者。之與言。可不必記矣。觀入門二字。見進門便有欲速逢迎意。右師往弔。當時必有先右師而在坐者。故右師未就位。則進右師就已之位。而與之言。右師既就位。則已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而孟子既不進

右師而與言亦不就右師而與言驩即以為簡孟子聞簡驩之言因引禮文以為朝廷之上有各人站立之位次不得更歷而相與言有眾人排列之班行不得踰越而相揖今君命往弔即朝廷所在也我行禮而子敖以為簡不亦可怪乎階有眾人位只一人歷位而兼言踰階者凡與言者必揖也禮字正對簡字孟子不與言自是遠小人意乃驩以為簡故援禮以明之佔地步在此遠小人亦在此

存心章

問君子何以說異人存心是心存不放否由仁禮存心而發為愛敬是分所存所發否入恒愛敬何復有橫逆不仁無禮不忠

必待橫逆而自反耶又何以添出忠既愛敬人何說妄人禽獸終身憂跟存心一朝患從何處生來憂何以說舜如舜談何容易貼何處說又有憂無患重在何一層又章旨節次如何分清曰異人非矯異於人便含下可法可傳意存心不是存其心謂有所存於心而不忘觀下二句是不忘仁禮始終常變固守此仁禮在心存存不已直含下愛敬及三自反在內非與愛人敬人分存發也恒愛恒敬是論常情乃有出常情之外橫而強暴逆而不順理者君子終以仁禮存心始焉以不仁不禮自反蓋恐百密或一疎也繼焉以不忠於愛敬自反必欲竭盡而無餘也及三自反而目為妄人禽獸而不與之作難蓋前此自反若

猶為彼難。今自信無他，不復為彼難矣。君子甚悲甚痛，更思有安全馴致之方，而不忍校。且存心自治之未遑，又奚暇校乎。終身憂跟，三自反來一朝患跟，橫逆來此節首二句總冒。乃若九句申終身憂，若夫五句申無一朝之患，重在憂一邊。獨舉舜者，以遭橫逆而能化也。如舜非求如舜之品，乃求如舜之心。須緊貽仁禮說，惟欲如舜之存心，則非仁無為，非禮無行。雖外患亦不計，悉引而歸之於憂也。章意重在存心。首節包一章之旨。中五節言三自反，正存心之實。末節憂字，又挾出自反真切意，以申結存心意。

禹稷章

問平世亂世從何處辨。三過是禹何說。稷簞瓢安貧與三過如何相對。禹稷顏回用舍各殊，何說同道。道同註中何說心一。溺飢節但說禹稷急，未嘗說顏子不急。何即接易地皆然之語。末二節不可何又分二項作喻。曰平世亂世從聖賢失職不失職上辨。三過不入稷帶說，陋巷簞瓢重退處，不重安貧想見閉戶獨樂之象。故與三過對。同道從孔子賢之斷出。惟心一故道同。蓋聖賢心無私主，故能隨所遇而盡其道。但在此句尚是虛斷。以下方申明飢溺之思。顏子亦然。但在禹稷是職分之思，緊貼由已說。惟思職分所關，故有三過不入之急。說禹稷所以急之故。而顏子之不必急，自明故即接地字。地位不同，故行事亦

異觀皆字語勢。側重顏子邊。蓋禹稷易地為顏子易信。顏子易地為禹稷難信也。此正見孔子賢禹稷。又賢顏子意已盡。此下復設喻以明之。世用則為同室。世不用則為鄉鄰。被髮纓冠。只喻急字。閉戶是喻不急。二節大旨亦略側注顏子。又聖賢易地皆然。全在各當其可。兩可字最為圓妙。上文且莫露各當其可意。前二節叙事。同道句是斷。禹思二節發明正意。末二節設喻以足上文。

問與禹稷同道。宜說孔子。何以說顏回。曰。呂氏謂孔子三月治魯人。猶及信。顏子從未見施為。尤難信也。舉顏子則孔子可知。卽孟子亦可知。蓋陋巷中。具有唐虞事業。孟子明顏子可同禹稷。以寓自負之意。

問平世亂世。是言世。何不說易世。則皆然而必言易地。曰。世者所值之時也。地者所處之境也。然亦非有二意。

通國章

問孔子以鄉人皆惡為未可。今通齊國稱匡章為不孝。似有公惡。宜公都以與遊。禮貌為疑。孟子言世俗五不孝。其分貼輕重。若何。章子子父責善。又云父子責善。是子責父。抑父責子。夫妻子母之屬。亦是人情。乃必出妻屏子。以免罪。似非人情。末句是則章子已矣。語氣若何。曰。通國稱不孝。是眾惡之意。孔子謂眾惡之必察焉。孟子於匡章。正所謂眾惡必察者。蓋國中無非世俗。

之論所謂一不孝者知有身而不知有親二不孝者知有交遊而不知有親三不孝者知有室家而不知有親四不孝者賤行辱親不但失養而已五不孝者忘身及親不但辱之而已歷舉不孝之罪自輕及重不顧養正對不得近私妻子正對出妻屏子戮與危正對責善章子未嘗有此而所謂不孝者在子責父之善而不相遇合益朋友可責善在父子則賊恩此是泛論理夫章子豈獨無情但以責善之故得罪於父而不得近若仍安於夫妻子母之屬其心以為不能幾諫已有罪而不出妻屏子則罪益大是則章子之所為而已此外別無五不孝之事也則與遊而禮貌之豈為過哉楊註謂哀匡章之志而不與絕重設心二句律其罪於世論之外原其心於自責之中解通國之議解其父之怒亦所以勉章子之孝也

曾子章

問曾子居武城而於薪木牆屋負芻等何記之詳子思居衛何但記彼去誰守之語斷明師與臣何復接父兄字微字易地皆然亦有所側重否曰曾子居武城已暗伏師字故寇至不問禦敵之方寇退不問受災之弊及門人私議復記沈猶行之言蓋兵與之日非講道之時總是潔身遠害漠不相關意子思居於於衛已暗伏臣字故直言彼去誰守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一身係社稷人民之重意先敘此二節然後斷其同道言師復言

父兄者見分尊不輕。殉子弟之難也。言臣復言微者見分卑。自當急君父之難也。一居師之地。一居臣之地。若相易則皆然耳。豈非同道哉。意略重曾子能為子思上。亦孟子自寓處。首二節先生字君字已微露師臣意。

儲子章

問聖賢出類拔萃不與人同。此何言無異於人。曰此因王使人相賜以為有異於人。故言人之形性相同。雖聖人亦然。蓋即人皆為堯舜之意。

齊人章

問此章言當時求富貴者之可恥。何借齊人以形之。齊人饜酒

肉妻妾處室何故生疑。蟠問相乞外來生驕。此瑣事也。何論之詳。所以求富貴處本是正意。何言之略。仕路不正。君子鄙之。何必說妻妾羞泣。且章首何不着孟子曰三字。曰說齊人原不是說齊人。即是說求富貴之人。一個。人幻作兩個。人從齊人邊刻畫。如畫而求富貴。邊無限醜態。已在映照之間。故上節論之詳。下節只所以求三字盡之。齊人饜酒肉。其妻從顯者不來。窺破蟠問相乞。喻求富貴者之驕人於白日。但同在求富貴路中。與然不覺。惟君子於熱鬧場中。以道眼喚醒之。真令乞哀。朝端者愧死。無地。說到妻妾羞泣。則其人之鄙可知。章首無孟子曰與論語齊景公章。無孔子曰相同。蓋語涉傷時。故闕之也。



四書解義 卷十四 問何以說齊人卽是說富貴之人曰觀一妻一妾可見。

怨慕章

問怨是怨慕是慕二字如何相連萬章初問號泣繼問怨孟子言長息問公明高答俱未剖明下推公明高之意所謂若是愁者何指竭力四句是怨抑是慕下何推及九男等胥天下作何解既說窮人無歸下何復說人悅等二節何分人少節何但說慕而不說怨曰怨是怨已慕是慕親惟怨已之不得乎親必已有罪以致之則一心思慕乎親而必欲得之故二字連說也但在首節宜渾耳章初問號泣繼又但問怨孟子謂此意非易知因推公明高之意謂舜者孝子也不得乎親必不若是愁然而無怨若是一字指無怨言跟上不怨來竭力四句謂我但供子

職而父母不愛於我其咎安在。求其故而不得則呼天號泣。蓋重在怨已而慕親之意。卽在其中。下推及九男等。謂舜之怨慕不但耕田時也。卽當徵庸時。際遇非常人心歸服。帝心簡在。而父母不順如窮人無歸。蓋父母爲子之所歸。如家室爲人之所歸。不順則無所歸。不勝怨慕迫切之甚。此節叙舜徵庸之事。畎畝之中。非歷山猶舜發于畎畝之中。意胥天下。謂與舜相視天下。是言攝政而遷之將使之爲君。下更摹寫盛遇人心。帝心咸集。爲人之所欲而不足以解舜之憂。惟父母順則可解憂。此節推舜無所歸之心。內皆含怨慕意。夫舜當攝政時年已五十矣。而猶慕父母。因言人慕父母但在少時。自弱冠至壯強多不慕。是明大孝之心。

娶妻章

問此章上是娶妻。下是愛弟。如何聯貫。不告前章言爲無後。此云廢大倫。但言懟父母。豈人子可讎怨於父母乎。帝可無所不爲。何云則不得妻使舜之謀出於象。則鬱陶思君之言實僞。萬章疑之。而孟子所謂憂喜者。貼何處說。知象殺已而喜。章因疑舜之僞。孟子借子產之事以明之。二事如何相合。可欺不可罔。舜顧受象之欺乎。曰。總註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

前二節以父母為主變而處之以權後二節以傲象為主變而處之以誠要之愛弟正所以孝親不作兩平看舜不告而娶前章為無後以子言此廢大倫以妻言懟父母者恐傷父母之心致親之讎怨非舜讎怨其父母也帝固可無不為但聘之令不行於君而可行於子舜之孝必從於父而不從於君不告妻舜乃從舜之不忍逆親上體出也程註以君治之另補一義完廩浚井實象所謀乃自詡其績而欲分舜之所有迨入宮見舜有鬱陶思君之語是象之喜舜也舜遂有臣庶予治之言是舜之喜象也萬章以知象殺已而疑舜偽喜孟子引子產之事者蓋魚有入水漸甦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可欺者以理之所有不可罔者以理之所無鬱陶之言愛兄之道也舜誠信而喜曾何偽哉蓋必告輕廢倫重舜之權也象用詐舜受欺舜之誠也皆所謂天理也

象日章

問封與放迥然不同何萬章疑其徒放孟子以為封而或又以為放迨章歷舉誅不仁而疑象之虐有庠何孟子但答以仁人親愛於弟所謂不藏不宿者豈仁人本有怒怨乎章復叩或曰放之意然後言象不得有為天子使吏治國而不得暴有庠之民所答之意已盡何下又轉到常見源來不及貢九字如何讀法又本文只言仁而外註兼言義果仁義並重乎曰象不弟之

罪自當誅。故萬章疑其徒放。孟子直斷以封。而或悞以爲放。章因舉四凶之罪。以爲他人誅。而在弟封。恐仁人不如是。孟子謂仁人於弟。本無怒也。又何藏怒。本無怨也。又何宿怨。但親愛之。而欲其貴富。封象有庠。是親愛之心。若身爲天子。弟爲匹夫。非親愛矣。此但明封之意。而有庠。奚罪之問。尙未之答。章復叩或曰。放之意。孟子言象不得有爲。舜使吏代治。而納貢稅於象。其迹似放。故或以爲放。夫封而權有所制。豈得虐有庠之民哉。然象在有庠。猶欲常常相見。源源而來。古書云。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卽源源而來之謂也。蓋始終親愛之意。重在仁字。封固親愛之仁。使吏亦善全其親愛之仁。義

卽在仁之中。而愛弟愛民。不可平看也。照註不及貢一句。以政接于有庠一句。蓋虞制五年述職。貢有常期。如周制三月報政。政無定候也。一說。九字作一句讀。蓋貢是朝貢。政是述職。皆有常期。今不及貢以政。而接于有庠。是無時不見。無事亦見也。仍轉到親愛之意。總完得仁人本心。

咸邱章

問語云。註訓古語。何孟子謂野人之語。引堯典及孔子之言。是辨舜不臣堯。而考妣過密三年喪等語。意若何。蒙又引北山之詩。謂天子可臣其父。孟子解詩非臣父之謂。下何說。辭說志說。意辭與志何別。意與志又何別。孝子四句。從尊遞到養。下四句

何尊養分說。引詩重思字。抑重則字。祇載節是大孝格親。何仍說父不得而子。又說君簡說父詳。豈重辨舜不臣父乎。曰盛德三句。是古語。言臣子德盛。卽君父亦不得以不善及之。舜南面以下。是時人之論。言舜臣君臣父。援孔子之言以爲殆。孟子以爲齊東野人之言。特明堯老而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爲天子。引堯典及孔子之言。總明堯實爲天子。而舜未嘗臣堯也。蒙又以詩言普天皆王土。則環海皆王臣。而疑瞽瞍亦爲舜臣。孟子謂是詩非言天子可臣父。特勞于王事。不得養父母。而自歎其賢勞。此卽詩之志也。普天四句詩之辭也。志是詩人之志。出于一定者。意是我之意。則多方曲折以探討。迎取之也。聖漢數語。只

反說以見詩當逆志也。孝子四句。推開泛說。由尊通到養。爲天子父四句。切舜說。仍尊養並分。蓋尊以名言。養以事言。尊則未有不養者。雖分而實串。見舜爲天子。正尊養其父之極。何至以父爲臣。引詩不重思字。重則字。則字從上至字來。言尊養之至。可爲天下後世法。則而不臣父之意。愈見祇載。是平時見瞽瞍。夔夔齋栗。是臨時允若。正見父不得而子意。首節言舜不臣堯。重堯老舜攝句。是據事而斷其誣。中二節言舜不臣父。重爲天子父四句。是原心而斷其妄。末節引書言舜能化親意。不重

與舜章

問堯禪舜以天下。實有此事。何孟子謂天子不能與而歸之於

天命與示何別。行與事何殊。天子薦人不能必天之與。下何兼及諸侯大夫。說薦何。又說暴天受民受。所受何指。主祭主事皆是事。安見行。百神享百姓安。從何處見。因受見與。結住天子不能與。下何重言相堯之久。以及南河朝覲訟獄謳歌等事。引泰誓。卽民見天。是結上節。抑結全章。曰如以堯之禪。舜爲堯。能專主。則禹之傳。啓誠爲德衰矣。况天下能與。則亦能取。能取。則亦能奪。孟子欲杜奸雄窺竊之心。而直斷以不能與。是破空起議。千秋特識也。歸到天與。以言授爲命。以意授爲示。行出於身。事播於外。卽德行事業意。天子薦人不能必天之與。是正意。諸侯大夫。只借喻以見不能使意薦。復言暴者從民心。驗出天意。薦

主禪受以爲天子。暴使攝相以示斯民。天受是天受其薦。民受是民受其暴。皆示之之意也。主祭內存誠。是行外盡禮。是事主事內經畫。是行外設施。是事。百神享如七政齊山川奠。從祥應上見百姓安。是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從率服上見天受見天與。民受見人與。則天子又安能與乎。且不但百神享。百姓安。爲足見天之所與也。相堯二十八載之久。足徵天意。迨堯崩三年內。舜尙攝天子事。至喪畢。則丹朱當嗣位。而避於南河之南。但施澤旣久。民心歸戴。而朝覲訟獄謳歌者。皆在舜。然後反而踐天子位。有虛而不欲履之意焉。若據而不肯避。以居宮逼子。則是窺竊神器。豈天與哉。夫民歸安見爲天與。觀泰誓之言。謂天之

視聽在民。則即民之與。知天之與。而天子豈能以天下與人哉。  
未節引結統章

與子章

問禹有德衰之議。而孟子謂與賢與子。皆出於天。誠為特識。但  
以下只言禹薦益足矣。何先言舜薦禹乎。朝覲等歸啓足徵與  
子之天。下只言子之賢不肖足矣。何兼言相之久遠。歸到天字。  
應上天與子。何又兼命言天與啓不與益。正意已盡。何又論及  
仲尼。論及伊尹。周公兼歷詳其事乎。結到禪繼皆義。義屬天說。  
抑屬聖人奉天說。曰世以禪為盛德。必以繼為德衰。孟子歸本  
於天。則與賢與子。聖人本無私意。豈為德衰堯薦舜事已見前。

舜薦禹事未說明。故先說起。歸到禹薦益。以見禹本欲與賢。迨  
禹崩後。朝覲等歸啓。暗含天之與子。尚未明露。以下統言堯舜  
禹子之賢否。相之久近。以見與賢與子。皆出於天。雖兼相言。意  
重在子。雖兼與賢言。意重在與子。下又推開言天言命。以氣數  
言為天。以人限于氣數。言為命。天為主而人之命。因之。朱子謂  
天如君命如命令。莫之作爲。而目前有得失。是天莫之召致。而  
日後有禍福。是命。觀於天命。則知非禹之有意傳子。正意已盡  
矣。下又因益之不有天下。推論羣聖之不有天下。皆出於天。以  
見與子不與賢之意。匹夫無天子薦。則不有天下。故雖如仲尼  
之德。亦終於匹夫。此節遞過。重在繼世。凡繼世者。其先世皆有

四書解疑 卷十五  
功德於民。故必子孫如桀紂。然後廢之。若如啟與太甲。成王則天不廢。故益與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夫益之事。已見於前。若伊尹相湯。致王其德。可有天下。嗣君顛覆。其勢可有天下。而天意屬太甲。則丙王之二年。四年。天若促之。三年聽訓。天若啟之。而伊尹不有天下矣。若周公相武致王其德。可有天下。嗣君幼沖。其勢可有天下。而天意屬成王。則多士多方之煽動。天若靖之。基命宥密。天若啟之。則成王克如啟與太甲。而周公不有天下矣。豈非天之與子。不與賢哉。末引孔子之言。謂禪繼皆義。義本於天。聖人奉天而德之。非衰益信。

要湯章

問此章辨伊尹無要湯事。而特明其耕莘樂道。何必就堯舜說。既說道。何兼說義。既說天下干駟大端。何又說一介取與小節。湯初聘。何以囂囂不就。一似好隱者。湯三使。何以幡然欲就。一似好仕者。知覺並說。下何以但說覺。此節亦是就湯時語。何不說輔湯覺民。而獨歸於予。匹夫匹婦被澤。何但說澤民。而不言致君。伊尹五就桀。何但言就湯。下何突說正人正天下。遠近去不去。何分堯舜之道。何說要湯。伊訓節作結。似無關緊要。通章後陳伊尹於割烹。似無着。曰割烹要湯。非特枉已。而且辱已。孟子故先言伊尹正已。以及正天下之事。耕莘樂堯舜之道。蓋承執中精一之傳也。註中誦詩如康衢之謠。喜起之歌。讀書如二



典三謨樂是神交心契意此是伊尹實事由樂道而想其行誼則體堯舜接受天下之意而知其大端弗顧弗視體堯舜惟危惟微之意而知其小節不與不取蓋世有務大忽小亦有拘小遺大者故巨細並言義即道之宜處義屬用道屬體惟樂道則道為體而義為用故能持其大而謹其小此節本領不凡言伊尹之正已也湯初聘而囂然不就蓋恐湯意不誠而祇覺歛歛之可樂非好隱也湯三使而幡然欲就蓋見湯意既誠而因欲致君澤民親身行道非好仕也此二節慎於出處而正已以為正人之本也天生此民皆有知覺必使先有知覺者啟後之知覺但知淺而覺深故下但言先覺伊尹樂道故欲覺民非予而

誰言斯道之責在已而輔君意自在其中蓋以堯舜之道覺民民莫不被堯舜之澤伊尹思之謂匹夫匹婦倘有不與澤者陷人溝中若已推而納之是不但正人且正天下自任之重固如此也當五就桀不用而就湯說以伐夏凡以為救民計也若湯固堯舜之君故此二節皆不言致君以上正已正天下之意已寓下特指出見非任已辱已者所能為此已注到割烹意因推開言聖人之行未仕者或遠君而隱或近君而仕已仕者或解組而去或在位不去要歸於潔身而止但近與不去潔身尤難對伊尹言宜重近與不去邊借堯舜之道點出要字撇去割烹正與章首相應而又以伊訓作結者言湯自牧宮始攻桀尹自

四書解疑 卷十五  
毫始其事。見撥亂反正事業。尹與湯。咸有一德。身任不辭。益見其正。已以正天下。豈有割烹之事哉。章內雖不多言割烹。然干駒一介與器。皆是潔身意。暗與割烹對。堯舜君民。覺民被澤。自任甚重。見所以不為割烹意。以下點明章意流貫而極開處。皆是極緊處。文法亦佳。

孔子章

問孔子不苟主而特明主。顏雝由其事甚明。何復引彌子一段而辭以有命。又何補出禮義而仍歸到有命。下何但說義命而不言禮。微服等似與所主無涉。貞子是謚法。意先為陳侯之臣。後為宋之司城乎。又諸侯不生名。陳侯何以周名乎。下言觀人

之法。只須言觀遠臣。何兼言近臣。又孔子大聖。何至以糶疽瘠環為言。曰世專好毀聖人。以自掩其趨附之私。故好事者造此譏。其實孔子於衛主賢大夫顏雝由之家。而彌子與子路有姻婭之誼。因艷以衛卿而欲孔子主其家。孔子辭以有命。此設言彌子正與瘠疽相形也。但命所以安中人。孔子豈徒安於命哉。平日以禮而進。必雍容辭遜而不易進。以義而退。必明決果斷而不難退。在我者祇此禮義。爵位之得與不得。則曰有命。而別無希冀抑鬱之心。當孔子於衛於齊。是不得之時。必安于義命也。若所主非人。尚得謂有義命乎。夫孔子處常固不苟主。即當阨亦然。蓋自女樂饋孔子不悅。居于魯而適衛。自軍旅間。又不

悅居於衛而適宋宋桓魋欲截路而殺之因變易儒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宜不暇擇人而主矣乃猶主音爲宋司城之官名貞子者今爲陳侯周之臣之家貞子賢大夫而所主不苟如此何況齊衛無事之時乎以觀人之法言之近臣爲人所主觀其所爲主者之賢否而近臣可知遠臣常主於人觀其所主者之賢否而遠臣可知今癰疽瘠環不足爲孔子主則孔子必不主癰疽瘠環上句伴下句說夫孔子大聖桓魋且欲殺之何況好事者毀之乎然其遇雖窮而於禮義固無傷也意重次節一說貞子是諛法則爲宋司城當在爲陳侯周臣之後陳侯周者陳懷公之子爲楚所滅故無諛

### 百里章

問百里奚亦霸佐耳何孟子辨其無食牛干王之事中節叙晉事何兼說宮之奇下節首四段言智似屬複沓如何分清後二段言賢重在何段又百里奚實事只不諫一層何反覆推論之詳曰百里奚固賢大夫也而於不諫尤徵其智由智而推其賢則汚辱之事不可以不辨叙晉事而兼說宮之奇者有奇之諫而不行方見不諫之爲智蓋奚之忠君與奇同而見幾明決則過於奇故奚之不諫非不能諫知虞公之不可諫也去秦時閹世已久猶不知食牛爲汚可謂智乎不智則不能知語默之宜觀於不可諫而不諫則知語默矣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分觀

於知虞公之將亡則知去就矣。不智則不能知廢興之故。觀于知穆公之可與有行則知廢興矣。此三段之智從首一段推出。夫有識見者必有抱負。相秦而顯君傳後可謂賢矣。自鬻成君豈賢者所為乎。蓋從後來事業而信其前無辱行。重相秦一段賢智二字通章眼目。皆從不諫句反覆推勘出來。是無中生有之法。按史記奚虞人少時甚貧。後為虞大夫。迨晉滅虞。虜奚歸獻公嫁女于秦。以奚為媵臣。奚恥之。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聞奚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時年已七十餘。因以為相。號曰五羖大夫。

大成章

問此章前四節叙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之事語多見前而其間次第骨節若何。曰伯夷節聲色二句是耳目之所接不苟。非君四句是身之出處不苟。橫政三句是居常之不苟。與鄉人三句是處暫之不苟。當紂三句是敵其實于當時。聞風三句是表其風于後世。又頑廉以知言。懦立以守言。通節暗伏清字。意伊尹節何事二句是述其言。治亦二句是因其言而狀其行。天之五句又述其言而推其故。思天五句又即其言而推其心。又天生斯民下皆發明治亂亦進之故。通節暗伏任字。意柳下惠節不差六句是事上和與鄉人六句是處眾之和。內爾為四句又述其言以明上二句之意。又鄙寬以量言。薄敦以情言。通節

本學氏

暗伏和字意。孔子節先舉齊魯之事而推其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含起時字意。四可以是時。四而字是因時。上孟用則字有決斷意。此用四而字有圓活意。又夷惠無功業則言風。伊尹有功業不言風。孔子知太和元氣不必言風矣。

問叙後用斷三子宜言清之聖。任之聖。和之聖。何從聖說起。孔子之時。是任遇而行。兼三子說否。大成是言學抑言樂中間聲振始終是言樂。未言始條理何爲智。終條理何爲聖。且此條理何指。既以樂喻。何又以射喻。智聖二字兼三子抑專指孔子。既明言巧力下。又言爾力非爾力。殆謂孔子之巧於三子乎。三節內時字大成字智字巧字皆指孔子。次第若何。曰所謂聖者皆

造極而兼自然。三子與孔子皆然。故皆謂之聖。但伯夷節高天。下聖人中之清者。伊尹身荷天下。聖人中之任者。柳下惠量容天下。聖人中之和者。孔子變化推移。總歸順應。聖人中之時者。也。時不止。任運就聖心全體。太極闔闢自然說。又從仕止久速。斷來不徒兼三子。首句集大成從時字。斷來言其包羅統括。借樂語影聖學。下集大成方指樂金聲玉振句。冒下四句俱是言樂聲。是宣此條理。振是收此條理。而字已括中間條理之字。見玉振由于金聲。透出始終二字。爲下智聖張本。末四句條理指學言。智聖切孔子說。蓋孔子智由天縱。凡清任和之理。條分縷析。無一理之不精。是智以啟聖之始。與金以開樂之始者一也。

四書解義 卷十五  
故以始條理爲智之事。孔子德本性成，凡清任和之事，經緯錯綜，無一事之不當。是聖以要智之終，與玉以收樂之終者一也。故以終條理爲聖之事。夫上節但言聖，此節補出智，雖曰智爲始，而聖爲終，猶未見孔子之智獨高於三子也。故又從孔子之智，指出巧。從孔子之聖，指出力。二句巧力，尙是平說。下實言出此射於百步之外，矢能至的，則力可爲；矢能中的，則非力可爲。方見巧勝于力，而孔子之高于三子者，在智也。三節中重聖之時句，已是斷盡。時可兼清任和，故以集大成喻之。從始字透出智字，又以射喻之。見孔子時中之聖，全從智來，而願學之意，寓其間矣。

爵祿章

問當時諸侯皆周室所封建，則爵祿之籍，何善于諸侯。班爵班祿，本爲仕者設。何五等必從天子說起，六等君一位，天子在內，否？公侯異位，何皆百里附庸，何以不言爵而言祿？卿受地視侯，何不言公元士，下何不言中下士？大國是公侯，次國是伯，小國是子男，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何以重說？大夫以下，祿皆從同，而卿祿何有四三二之別？下士亦一位，何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徐註所言田數，何處考証？由代耕而言農之所獲，有九八七六五之等，下但言庶人在官者，祿有等差，何下士同祿而不言等差？曰周室封國建官，爵以位定，祿以田分，爵設而祿因之。

四書集注 卷十五  
等級分明。截然不可踰越。自東遷以至戰國。諸侯兼并。則於班  
祿之制。有妨。潛竊則於班爵之制。有妨。故惡其害已而去其籍。  
但詳不可聞。猶聞其略。以班爵之略言之。爵之通於天下者。天  
子之貴。自有一位。尊無二上也。然非天子一人所能獨理。有爵  
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而稱公者。為一位。有斥埃於外。以君人為  
德。而稱侯者。為一位。有德足以長人。而稱伯者。為一位。有德足  
以養人。而稱子。德足以安人。而稱男者。同一位。凡此五等。封建  
之制也。爵之施於國中者。天子君於王畿。諸侯君於列國。各自  
為一位也。然非君一人所能獨理。有知進退其道。上達而稱卿  
者。為一位。有智足以御人。而稱大夫者。為一位。有才足以事人

而稱士者。上士為一位。中士為一位。下士為一位。凡此六等。命  
官之制也。仇氏謂秦不師古。尊君抑臣。漢儒所記王制。遂將公  
侯伯子男。分為五等。而天子不與孟子并。天子亦在班爵中。並  
列為五君。臣上下分既嚴。而情亦親。深得三王公天下之至意。  
封建之大原也。以班祿之略言之。祿之班于天下者。天下食賦  
于畿內。其地方廣千里。公侯以下。食賦于列國。公與侯位雖異。  
而地皆方廣百里。伯地方廣七十里。子與男本同位。而地方廣  
皆五十里。凡此四等。除天子一等。即書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推  
三也。又有地不滿五十里之數者。遇朝覲聘問。附于鄰邦。諸侯  
以通其姓名。謂之附庸。此爵不列于王朝。而主名山大川之祀。

亦制祿所不廢也。祿之班于王國者，王畿內卿受采地，比于侯之百里，不言公者，公亦百里也。大夫比于伯之七十里，元士比於子男之五十里，不言中下士者，比於附庸，可例見也。蓋諸侯入則為王朝，卿士出則列國諸侯，分本相等，故受祿亦同。仇氏謂內外一體，正先王至公無私之心，非君重馭輕專為制防天下也。祿之班於列國者，公侯之大國，地方百里，提封十萬，君享一國之奉，為田三萬二千畝，卿田三千二百畝，大夫八百畝，上士田四百畝，中士田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受祿於官，皆得食百畝之入，蓋庶人身役於官，既不得自食其力，因給之以一夫之養，以代其耕而已。伯為次國，地方七十里，君田二萬

四千畝，卿田二千四百畝，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其田畝與大國同，子男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田一萬六千畝，卿田一千六百畝，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其田畝亦與大國同。蓋臣下之祿皆制於君之國內，故重說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卿祿三國異者，祿厚猶可以殺見節用之義。大夫以下三國同者，祿薄不容再減，見養廉之仁。下士亦一位而祿不同，授但仰給於君，庶人在官之祿亦仰給於君，故曰同祿，非謂祿之數相同也。徐註別無考証，只以百畝食九人推算上去耳。註中府史胥徒，府如今斗廩，史如今吏書，胥如今承發，徒如今承差，此等庶人本宜耕，今在官服役，故給祿以代之。但其祿亦



非盡同於下士而無差等也。祿足代耕，卽以耕者之所獲爲例。每夫受田皆百畝，百畝之田必加以糞糞多力勤者爲上農，其次勤惰不齊而收入亦異，所食之人有九八七六五之差，而庶人在官者事有煩簡，力有勞逸，其祿卽照農夫以爲差等。事煩而勞，食以上農夫之食，其餘以次遞減，至最簡而逸者亦不失下農夫之食焉。不言下士者，下士之祿有定數，只如上農夫之例而已。呂氏謂耕者二字從上代耕生來，代耕之義上通君公，直至天子，不過代耕之極地耳。隱然見封建出于井田也。

友德章

問子貢問友，孔子告以忠告等。萬章問友，孟子何論及於挾而

挾，何尤以貴爲戒？首言百乘之家不挾貴，無獻子之家句，屬獻子說。抑屬五人說，次言小國之君不挾貴，宜但言子思顏般何兼及王順長息，繼言大國之君不挾貴，入云等是尊亥唐，下何忽言天位等，而以爲非王公之尊賢，堯與舜分則君臣情則甥舅，何以言友，僅言館甥饗舜，何不言共天位等，以上是但以尊賢爲重，末何以貴貴尊賢並說，曰與人爲友，豈泛通聲氣哉？將以友其德也，豈可挾我之年長，挾我之貴勢，挾兄弟之富貴，而友乎？挾則不尊賢，卽非取友之道也。但挾固不可挾，貴尤不可。夫百乘之家貴矣，而孟獻子有友五人，以此五人者，其心本無獻子之家者也。若五人心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是五人

忘勢而獻子樂與忘勢者友則不挾貴可知若小國之君更貴矣而費惠公尊子思敬顏般若王順長息不敢混于子思顏般之列是明尊賢之等而不挾貴者也至大國之君尤貴矣而晉平公於亥唐唐命入公乃入命坐乃坐命食乃食雖粗糲之飯蔬菜之羹亦敬賢者之命不敢不飽觀其尊賢之儀節豈挾貴者乎然王公之尊賢宜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任用之以治天民若但在造詣承順之間乃士人無爵土者之尊賢豈王公操用人之權者之尊賢哉此六句非泛平公其意已隱注堯友舜矣因言舜自側陋上而見帝帝以甥禮待之館于副官斯時舜為賓而堯為主堯亦就副官而享舜之食斯時堯為賓而

舜為主夫賓主友道也迭為賓主是舜為匹夫堯為天子而與之友乃為不挾貴之至也與之友則與之共天位等固不必言矣蓋以士庶而敬君公非無謂也朝廷莫如爵謂之貴貴以君公而敬士庶非無謂也長民莫如德謂之尊賢二者事若不問然敬上所以安下之分敬下所以忘上之分是皆分之所宜豈非其義一乎世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往往挾貴而友亦非所以友德矣

交際章

問交際為禮辭讓亦為禮交際為恭何卻之為不恭再言卻之作何解義不義下但言受之何不言卻以是為不恭與卻之為

不恭何別其所取之數句亦是心卻章何言辭卻以道以禮何別受禦不可誅禦甚嚴殷受夏十四字註作衍文究作何解章言諸侯取民猶禦孟子辨其非真盜但一言王者等一言充類等二層何分獵較與交際不同如何引證獵較似非事道先簿二句果依徐氏說否爲之兆專指獵較抑推開說既云而後去又何云未嘗淹仕只有行可而孔子之仕何兼際可公養又與交際何關又此章語似雜大旨若何曰此章是委曲行道之心故交際可受則受不敢視爲禦不敢同于盜中引孔子獵較爲行道之兆末又言際可公養以明之要皆事道之苦心而不爲已甚也萬章問交際何心孟子謂凡來交際者其心則恭蓋幣

帛將恭敬之意也章問卻之卻之何人以為不恭蓋兩卻之是堅決意以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取之義不義義則受不義則卻此心自覺其不恭故受而弗卻夫衡義本非辭卻而章尙欲心卻欲托他辭而無受則過激而不情孟子因言其交以道大端非出于無名其接以禮細節不失之苟簡斯孔子亦受之蓋禮義之中正而不爲矯激也章因交道接禮而復擬禦人于國門外者孟子則斷然謂不可受康誥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瞽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讎怨此等人固不待教戒而當卽誅者也夫誅禦之法三代相受犯此卽殺不待費辭鞫問今日猶爲嚴憲如之何可受乎章遂謂禦不當受今諸侯之取民

國語解義 卷之五  
猶禦君子豈可受乎。蓋上面之問。本意正爲此。孟子謂有王者作。今諸侯必待教而誅。不同禦之不待教而誅。此就法上辨其非真盜。且以非其有而取爲盜。是充不取之類。至義之極精極密而言之。因稍涉不義而加以盜名。豈可遽同於禦人之盜哉。此就理上辨其非真盜。二意相承說。又舉魯人之事。當祭時必追逐禽獸。爭相校奪。以供俎豆之需。孔子仕於魯。亦從俗而聽其獵較。夫獵爲鄙事。獵較爲敝俗。然以祭舉而無害於義。孔子猶從之。况交道接禮。而其賜寧不可受乎。章復疑孔子之仕。非以行道爲事。孟子謂爲事道。章謂事道。何聽魯人之獵較。孟子謂孔子從俗之中。有變俗之用。蓋魯人之獵較者。因祭無定器。

實無定品也。孔子先立簿書以正其祭器。使器中所實之物。只是常品。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則獵較者知異物無用。其俗將不禁而自廢矣。章復疑如此委曲。則道難行。何以不去。孟子謂因獵較一事。不合卽去。則人知聖道之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乃先從其俗。次以簿書徐變其俗。舉凡與獵較類者。皆示以簡便易行。庶幾爲大行之兆。示以兆而終不行。乃不得已而去。此非特在魯。凡至他邦。未嘗有淹久三年者。蓋急于行道。而又不欲褻其道。凡皆事道也。故孔子之仕有三。有見吾道可行而仕者。其次有因接待之禮而仕者。其次又有因養賢之禮而仕者。若季桓子衛靈公衛孝公可証焉。夫仕以見行可爲正。乃此

外又有際可公養二仕見孔子委曲行道之心而交際之不可卻愈明矣

為貧章

問此章首言仕非為貧末言立朝不行道為耻殆謂居尊富而不行道者發乎為貧與居貧何別抱關擊柝是一職是二職茁壯長何三字重說位卑句為貧而仕者言立朝句殆謂當時居尊富者可恥乎又五節如何分明曰此為當時有為貧而苟祿者發首節提明仕之為貧借妻之為養伴諷次節言為貧者當知所自處位尊則祿富位卑則祿貧貧以祿薄言非家貧之謂三節言卑貧者之所宜抱關謂環抱而守擊柝謂守關者行夜

只就一職言蓋卑貧之祿亦不可苟所宜居者大約如此四節述孔子事以為法委吏之職會計當而祿已不苟乘田之職牛羊茁壯長而祿已不苟而已矣者言此外無餘事也茁壯是肥澤碩大長是生息滋繁末節申上之意言位卑而言高則有出位之罪此為貧者所以必居卑貧也立本朝而道不行則有竊祿之耻此為貧者所以必辭尊富也通章大旨為為貧而仕者示以稱職之道不可因首末句謂為當時有位者諷也

餽粟章

問同此傳食諸侯何有託餽周賜之名以辨其受不受因餽可受而問常繼又引繆公問餽子思而子思標使一事大馬畜飲

言似太甚不能舉與養難云悅賢進叩養賢之道示以繼粟繼肉堯與舜能養能舉可云悅賢何又云尊賢又統章大指重在何層曰萬章見孟子傳食諸侯每受餽而不受祿因問士雖不行道何妨寄食於諸侯而食其祿而乃不託何也孟子謂各分有所不敢也諸侯失國可不仕而食其祿士豈敢擬於君乎章問餽粟則答以受之又問受之義則以周氓答之蓋餽是餽送如餽贖餽蒸豚皆可受乃易餽而言周則其義亦明日氓者士不逢上之舉又不逢上之養則以民自處也章復問周乏則受何賜祿則不受孟子謂職分有所不敢也職卑如抱關擊柝有常職則可食祿士無常職豈敢擬於臣乎註言待民無常數待

臣有常數此餽與賜之辨也章問受餽可常繼孟子謂受餽者士之所以自處餽士者君之所以待士要必有道焉如繆公於子思常問常餽鼎肉其卒也子思不悅標麾使者出大門外稽拜不受謂畜伋如犬馬內含僕僕亟拜意此處且勿露自是繆公悔悟臺官之賤者無餽夫悅賢在舉不徒在養乃不能舉又不能養豈可謂悅賢乎章問養君子之道孟子謂國君養賢初將以君命則賢者拜稽而受其後粟則廩人繼之內則庖人繼之則賢者無拜稽之勞繆公始終以君命問餽子思以為鼎肉之餽而使已僕僕然亟拜因以為犬馬畜伋此非養君子之道也况國君於君子即養得其道亦不得謂尊賢觀堯之於舜九

男二女百官則廩人庖人不足言牛羊倉廩則繼粟繼肉不足言舉而加諸上位則養又不足言蓋能舉方見能養能尊方見能悅此待士之標的也通章重在舉字大旨謂士無常職不敢受賜為君者不可聽其不受賜而無以養之又不可聽其無常職而無以舉之必超穆公而追唐虞乃為悅賢之至

不見章

問士在國在野皆曰臣何又謂庶人土既為庶人何有往役往見之分同此欲見而多聞何以師言賢何以就見言下引穆公與子思友虞人不可以旌召殆並証不可召之意乎景公但招虞人以旌何並言庶人與士之招又不賢人之招何指見賢不

以道擬之閉門則宜重在禮門引詩言底矢何又重在義路未言以官召殆又以往見為義乎通章言士不可往見又似言君不可召士厥旨若何曰萬章問不見諸侯之義孟子先示之以禮謂士在國都則曰市井之臣在郊野則曰草莽之臣蓋率土皆臣之意猶是庶人耳夫必委贄乃為在位之臣庶人未執贄以自通則不敢見於諸侯而但安庶人之分禮在則然也章因庶人而問君召役則往何召見則不往說出召字孟子因示之以義謂召役者不知為士而泛以庶人待之則守庶人之分而往役為義召見者明知為士而復以庶人待之則失士之節而往見為不義蓋禮是辭讓義是裁制不辭讓即無裁制失禮故

不義也。孟子又因君欲見之句而詰其欲見之故。章言爲士之多聞。可藉以考德問業。爲士之賢。可藉以正君善俗。孟子謂若是則多聞可講明道理而爲師。師雖天子不召。何況諸侯。賢可贊襄治化。宜折節下交而就見。豈可相召乎。惟士不可召。故穆公欲友子思而子思謂宜事不宜友。推其意謂論位則我當事。君論德則君當事。我是千乘之君。不能友士。又况可召乎。此節事字映上師字。友字照出召字。友是平交。召則卑矣。故說况字以上申不可召之意。以下借虞人引出。不賢人之招來以見賢士必不應召。意齊景公將田獵而以旌招虞人。是非其招也。虞人守分不至。景公將殺之。孔子稱之爲志士。常念困窮勇士常

念捐軀。何所取諸。取非其招則不往也。章問何以招虞人。孟子謂招虞人則當用田獵之冠。若招未仕之庶人。則取朴素而僅用通帛之旃。招已仕之士。則取變化而僅用交龍之旂。皆不敢用旌也。惟位至大夫。則內具文明。外彰羽儀。方可招以析羽之旌。蓋庶人與士輕。遞過歸重。大夫見旌。非所以招虞人。夫虞人見大夫之招。不敢往。推之庶人。見士之招。亦不敢往。夫過分之招。猶爲寵異之。而尚不敢往。况欲見賢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賢人豈肯屈節而往見乎。蓋欲見賢人。必以道。否則猶欲其入而閉之門。則豈可入乎。夫吾所謂義者。坦然蕩平。爲共由之路。吾所謂禮者。截然中正。爲出入之門。求其由是路。出入是門。



者。惟君子能之。故詩言周道如底之平。如矢之直。在上之君子所踐履。在下之小人所視效。即此可証。能由是路。而出入是門。亦可想見矣。門路皆是喻說。閉門禮門。不必牽合。引詩言路而門在其中。章又疑孔子何聞召急赴。孟子謂士是未仕不受職。故不當應召。孔子當仕有官職。以其官召之。則又急趨君命。而無可緩。非可與士例觀也。通章以禮義為骨。不見諸侯。是士之禮來召不見。是士之義。首二節專以士言。且君子二節言君不可召士。虞人三節言即召之士亦不應。欲見一節正明所以不可召之故。末節又於應召處見士。則不宜往見。章內言君不可召士。而士當自重益明矣。

善士章

問如何為善士。一鄉一國天下。豈士之善。必以地之廣狹而分乎。我既為善士。何以必友善士。註中蓋字作何解。友天下善士。何猶未足。古人高於天下士。何猶待論。古人所傳惟詩書。又何以論其世。古人不可作。何云尚友。又二節何分。曰善以識見器量言。或才或行。或孝或弟。或文藝。或政事。若各擅一長。僅可謂善士。而不能為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將所取之友。或有所偏。或有所遺。而取善有不能盡者矣。註中所謂蓋者。言我之本量。恢廓足以函蓋一切。然後取友之道。自近及遠。切磋琢磨。以求益進於善。故鄉國天下。以人品高下言。不以地之廣狹言也。夫

品量足以函蓋天下似亦足矣然取友之心猶未足也蓋古之人有高出于天下士者又將尙論之尙論之道先誦讀詩書以觀其言而苟不知其所爲之實則言徒爲陳迹又必論世以考其行則吾心卽古人心古人心卽吾心直與古人同游於千百世以上而相契于一堂是尙友也然則友道無窮而取善之心豈可遽自足乎夫古人俱是善所謂論世者于誦讀中細加研求格物窮理身心性命關通而辨別擇取其至善如孟子尙論夷惠尹能斷其爲聖人而願學則在孔子是爲尙論之隻眼友善之極則上節取友盡於今言我善斯能取善下節取友盡於古言取善而我益善但兩節相連以未足二字爲關鍵有

一步進一步光景

問卿章

問國之有卿何待於問貴戚異姓之卿皆所以輔君何必說到諫過且必說到反覆不聽易位之言誠重宜宣王勅色異姓專屬去獨無戀君之意乎註中經權之說如何分貼曰此因孟子爲卿於齊宣王因問先王設卿與卿所以自盡之道孟子言卿有不同提出貴戚異姓王先問貴戚孟子言貴戚與君同休戚若君有大過社稷動搖則反覆諫諍而君終不聽則易置其君之位蓋社稷爲重君爲輕也王聞易位之說疑其言之太過不覺勃然變色孟子以爲正對王不必驚爲異王色定乃問異姓

孟子言異姓以義合。若君有過。貽害國家。亦反覆諫沮。而君終不聽。則浩然而去。蓋正君為急。以一去動君之悔悟也。卿不同。而道亦不同如此。觀反覆之三字。是積誠感動。極力扶持。直到無可如何而後已。若有一念不可質神明。盟幽獨。而輒欲易位。與去亦非為卿之道。又不聽二字。所以動時君虛已受善之心。註中權以貴戚言。經以異姓言。所謂各有其分也。



